或

朝

文

渔

V proprior de			SALES AND			os voice				Constan		en Apende		same egy	
氮	廣	明	杭	<u>ک</u>	贈	劉	何		湖	ダ	送	尚			國
\$e	州丘	湖土	州西	和	共加	允金	鶴年遺集序	将	湖北苑南府	部	农叫	史序	彭元瑞	*	朝
初	周	触	加鈴	船出	矿左	建建	渚	士銓將	他あ	中中	7年	<b>/</b> *	北	卷二十	又同
文	知	本	杭	柯利	侍	五	集	乾字	府		革		泛鱼	7	ا الحداد الح
雅	犀	奔	縣	뢣	郎	忠	序	隆心	通	君	異		大茧	ノヘ	集
	文	파	和	南	圣	氏重建五忠祠碑		丁餘 丑號	判案	泉	回火	į	学核		國朝文匪乙集目錄
國朔文雅 卷二十八	廣州府同知犀文魏公墓誌銘	明湖南總兵舞山周公墓站銘	杭州府餘杭縣知縣蘇公傳	祀昭忠祠鎮南吳公傳	贈兵部左侍郎墨潭周公傳	# <del>-</del>		立 % 退藏	通判姜公墓誌	部即中劉君墓誌銘	送衷雅堂卓異回任序		土江		
*	墓	基	1	傳	4			上風	基		14.		祁南		
<b>F</b>	詵	誌	傳		傳			官文	誌				高高		
1	.30G	34						編號 修清	銘				意人 紅乾		
គ								有容					文值		
目錄				į				忠江					幼丁		
`						i		雅巧 堂紹					存丑		
								集山					恩进 除士		
								<b>*</b> 入					文官		
													緝至		
													机锅		1
													:		
	<b>-</b>	$\lambda$	$\lambda$	١.	Ť.	五	烟		-	**					
	•		*	- 0.0	معقر	,J.E.	¥.ii.j								
				,											
4			, i			١								 	
HT-Reptorie					and the same										

程大中五進士官教校有在山堂集 社六年五進士官教校有在山堂集 十六十六十八十四進士官教校有在山堂集 十六十六
---

國朝文匯《卷天 目錄	南林張君墓誌銘		薛著廷字还思號補園陕西洛南	龍湫山人像替并存	論名下	論名中	論名上	陳 美字汝師號拉修亦江平湖	1	陸被飲詩集序
二國學及給土甲	二十四	二十四		ニナニ	ニナニ	 +-	ニナー		=+	十九

其言不無誇誕然理之可信者信之否亦以資博洽俟考証云爾孔子作春秋所見 夫後此數千年其供不更倍於今之距溪光憚其所不能而該其所能無惠子古之 以為錄而謂其大者而愁置之可乎太史公作史記所採古盡今什不存五其爲 癸之尊史克之鼎岭峻之碑。石鼓之字。一器一文之流傳好事者不惜扶異剔隱集 去古未逐各有誤述取而舊之以成一家之作而非一家之文也今有商舞周敦父 立乎今日以成尚古之史其將能丹曰吳其不能也奏經皆古聖人之事諸子百家 國朝文雕乙集卷二十 近代釋史則紀事之機今是書也紀表志像一從史例養然秩然以其意為論外悉 若是則是書之作於古人何若司馬紀五席小司馬楠三皇皆大概也皇王大紀綱 異酷所聞異酷所傳聞異離疑者關之未聞不録也別大書分法作者之意具在矣 語我生以前華又或出塞杭海萬里來嚴與不出問老之人談其身所涉應問見雖 目前編紀世而已古史意存乎正龍門而非其自作路史博名或不利且不純乎史 日湮也然則學經治矣諸子百家其可盡信乎今有垂髫弱冠者聞遊豁藏白之鬼 執於正今讀者貨穿三古其文可誦其義可法而其大者於古帝王所以治 尚史序 1.四1 1 1.11 / 幽平天

國南文图 卷二十八

損益升降觀者如揖讓皇古之世而慨然知二帝三王之可復此則尚史之所獨 下之通若天文律呂之異疆理井田之大兵刑之點氏族之綱咸具諸志張皇楊屬 國學扶輪社 **6**3

予友之令於蜀者得循吏二人馬。日東雅堂日朱秋統予家距雅堂所居二十里 送衷雅堂平異回任序

ifo 也予與秋漪同補博士弟子與雅堂同舉於鄉又同成進山出處相近也泊兩君館 綬坤維予屢東尺南脈不相見者動報十年二十年雖合之鄉往來於懷前年秋将 雅堂距秋漪二十里而遥居相近也子長於雅堂雨敞雅堂長秋漪三歲年相

以卓異來今年雅堂又以卓異來紅塵白雪錢寒雖她斗室坐而縱談者各月有鈴 遇之城而蜀之大吏能察其下其取人得所好之正也予問雅當今中外皆言蜀 為則一此其於今之所謂能吏者宜皆不中具利而連三年以最報可以慶兩君所 而三人都鬚髮俱白灰雅堂為人開朗而中蘇秋漪簡默而内敵其好修守介有所

嗟先此於他處百之一耳而尚何言雅堂哲子買之山水催口引红以為渠口之所 縣無虧空信乎口有打箭鑪之商秘歲不及額者二千兩有竟各州縣公蠲而償之 2 願之髮之達於二十七州縣決決汨汨與塗俱轉如畫中植一幹所作十條萬何

浙

漸或数不可紀其山多泉聲襲聚騰坡吃上下彌月不雨決剛放水三世之思

聖天子動恤民隱為問閣察飧計者截漕利運平粮廣縣至織且悉矣圖得順天時 家無龍是自己嚴豐強四酺之餘泛江下輸露積陳因腐不可寫民豐而樂故一 其亦有道光令之為官僅及乎一縣且暮而思之陳之上官本之於蜀而溥之於天 哉江之為水仁柔而宜稻其力可以無不及講積儲之地求轉輸之塗通其惠以均 得藉手以有成也手口此誠長者之言子方今 之博其力以勸之伴蜀之土不至殼賤而傷處而天下之虞縣食者有所恃以無恐 因地利吏治之善和氣薰然以有此也雖然此天下之利也古人有言果生金死故 监察御史巡西城會 母屬服閱補虞術司主事晉都水司員外即即中監督實源局管街道屬授山西道 舉人山東高密縣知縣兩世以公意 下必有留意乎此者於雅堂之行書此以贈之且以該秋府 上加意民事思得練智林 五成進士,初任浙江淳安縣知縣調繁黃嚴縣海疆期滿內權工部营膳司主事 公諱世寬字臣宇號幹戲新淦人曾祖鎮隆祖鼎邑庠生父學瀾康熙癸已 國朝文匯《卷六 戸部郎中劉君墓誌銘 教部取京職中由知縣者十四人引 贈如其官公以諸生中乾隆甲子科學人乙 見以公為廣東 思科

惠謝嘉兵備道旋以父老終養歸既卒夷再補惠潮嘉道大吏以不勝任告以同知 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子七人住托邑库生住琦四川達州知州加知府街住路住 使者以女終身不嫁立狀而罷既而私以字遊內世職鳴之公引行氏置對藏錐 一般有王世娥者聘其姑之女符代其母與姑閱亞悔婚姑之夫賜獨諸生也鳴之學 城隍廟構而恐血先之以乾亨九高不凝編以景霞姜氏九高則城事乃白及令黃 乾字裏乳之四歲正公無子以為繼而遇之虐九高漸長姜氏以告遂氣依景霞正 公令海安縣民潘景霞安姜氏方姓以通如出為錢正公裏七月而生子九高付徐 琛俱太學生住班住班住珍邑库生女四人孫男七人女四人曾孫男三人女三人 十年千叟宴五十五年公年七十一乃告歸歸十年以嘉慶五年九月二十日卒明 用自請政京員授吏部文選司主事晉稽勵司員外郎户部山西司即中與乾隆五 公控以誘逃且謂所繼乃乾亨子。姜氏祖後夫詞翻異官莫能理公履伍集鄉民於 剩公私度已終身不嫁非人情然女實屬王氏矣自刺為父解**也令遠歸而陰命**身 之王的女固王出也期獲以世職奪女走告公美日徐之逾年行氏生子而世職亦 為諸生公屢任善政甚夥此二事兩縣到今傳之高密公之舉於鄉也與先光禄公 同年公與先仲兄同為浙江知縣又與予同任於朝我二十年其歸也詩以送之有

本行生贈崇禄公公諱某字念敬號野鶴少受業何義門之門補金山衛學生員 名義輕財如此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八十有二 **讯之虽虽情如梦絲畴為之父母而一不知我得其情彼不得盡其說胡神於治縣** 加莫知殺者誰也久不決公下車。康無賴乙是年自他校千金歸好語致之一 籍來陽食鎮援貢太崇與修 州帶寫吳門以來終葬成所子孫或為宣城人或為吳人先生生實勉實節生本 明有直隸之臣曰菜陽姜先生某以言事指權責獨怒瀕死國亡前一月始論 而拙於监司抑大吏實尸之撮事癌詞以為吏師 旋以裁缺再任施南治江防有功年及格致仕歸公女弟適申氏隨夫任雲南卒 十年雅人爱之攝思陵上思二州知州事治案續精勒上思某甲出實歸為人戕 日 雨世知交分於遠州年仕宦典衣歸嗚哦可以知公矣佳琦來請銘不獲離銘 紅驚館詩勢六松軒制藝若干卷配贈一品夫人畢氏浙江錢塘縣某人如生富族 里歸其我萊陽先生遺産在故里公歸族人返其田公推為祭盛蓋其細行猶 Ŧ 人賊目動色變遂吐實尋晉遷山西朔平府通判分治窩遠鎮如劇縣事立 湖北施南府通判姜公墓誌銘 大清一統志成議統得廣西太平府思州 贈如子官所著有 同知在 見 戍 急 目

吳門使節裝東二姜先生祠下故為之銘曰 ŀ 帝鑒烏私 وط 之篇也易曰天地開賢人隱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梅夫豈惟一家抑時各有所屬 方先生以直言繁微夜半禁中出片紙幾死桎梏父間門殉難乞歸拜不穩何其酷 年晟為刑部左侍郎始陳情乞假歸幹荷 某年月日。壽六十有一。時子最方田諸生泊公卒。最官刑部即中後通願越十有五 **益具甚盡及外家落乃悉返之故能佐公為廉或以其年月日卒於思州官舍距生** 長世昌先卒次即晟次其孫六人瑞興最同官二十年讀明史知公先世事屢持 思允光荣城信備禮有加以其年月日奉公及夫人合葬於某山首某趾某子三 公雄未大殿隨地能自表暴及侍郎乃以治刑為 九臣隨若堂者阡後致福我作銘詞無濫西 聖世柳貳保世滋 大蓋公慶

肩節如山白眼上視吟哦自得冷峻之氣姐城然客自來去無周施人不欲知鶴 君 争欲識君而君亦於然把臂不復相拒予覺鶴年向之冷峻者而其和 幸子載死後又得一萬年張吾軍君亦若唯予足以知其詩者凡予所交遊能詩 者也君既與予定死乃傾随出其語屬予相甲乙三日卒其業題五百字選之手 鶴年亦不從人知寂然讀書與古人為徒子見而異之處此之謂能自立其身與 授徒佑清赤伏一長比亂舊終其鬼鐵瘦浓眉目光联联如電雨額崢嶸儉下露盛 主人覧再歷數見稱樂而安馬天津之詩已成帙復寄子甲乙子益數君沒古之 ē)b 之告以故噫不 νĪ) 詣予謀予介天津二友曰關君曰王君延之為子弟師君快快去應數月手書 能 舉于鄉子亦假滿入京師南與饒露南太史相見拍予看民吾邑同學一奇亦 附 自立其身與名者直送終窮也哉丁丑君下第翩然去原辰再下第君貧 乙亥予以假問居南 道之早也第憂生之感嫉俗之感隱然若不得已養病數君方威年何鐵石心 上二十年無一 何 礁 年遺集序 汲汲求人知而得一知己之亦不汲汲求世知而未當不見知于 知己今年機偕計車來予訊為誰對 昌于破寺壁間得鶴年詩讀之驚喜欲絕跡而訪之君方 **旦何編年也予啞然** 可飲虧內 能

黄雨 渭綸為宗人且如此若恬漢為君從兄弟又豈能辭其獨任之責也服婆子子俸職 稼 書獨年竟無嗣嗚吃宣才之大者受罰益深而容容者乃得久存于世兼可邀人間 詩廢墜日久既生一楊子藏又生一何鶴不而先後死亡子載有三子皆剛謹能請 辟刻削不襲古人一字凡世俗詩人肺腑中物無錙錄犯其筆端嚴悍傷傑生面 屬予序嗟彤如雨椽渭綸雨君可為鶴年死灰而有古君子之風裁者與鶴年詩鞭 嗚鳴滿惟中君母不能成語淚涔涔被面予腸轉如車輪嗚贻若之何而可也沒 腸遽至於此 開雜之唐宋人集中雖智者莫辨非作者亦不知君詩之迥異乎時 興君為宗兄弟左右君母具存問代營鐘報為君婦誤醫藥之資且將重梓君全詩 險嗚此者已矣其生者若之何而可也不亦痛哉乙酉予再假返聖登君當哭聲 腳皆如禮備係從送君極登無平安還點予北望招魂南瞻感流既痛君高才短拆 國朝文歷《卷六 官今且奉老母攜妻子級泊天涯并一樣而無之所謂既痛逝者行自傷也能年 念君母年六十餘纖妻五月而寡無兄弟無子無田産僅有先人老屋一椽員 與做以跨權鄉里市井米鶴年無所恃其近者一渭編遠者一信宜令恬溪而 梯進 上與君友節侍君強扶君概收君遺稿样君詩若干首金船何潤編解 **那然而可以起衰式靡矣既而聞君病市月聞君死矣主人具棺險冠** 区 人所為也西 國學扶輪社印

推塌自是春秋有司來終惟就瓦礫荒基望空釋英不亦表形阅庚寬公裔文壇 其有知恐無知法讀君詩者亦可憶然而起矣 尤蘇計用錢四百六十九點除收若干費其闕者文壇補之而工以竣明日子姓 各三個外門重門及綠垣告成在七月十有八旦是役也海暑風日中文壇督率 不得三百六十金推文擅純報董其萬年卯正月之望始建寂室享堂各三楹兩 謀聯義愈先集合族支長正誼等十房子旅益以文壇純嘏等共十八人各出貲若 棟等慨然 曰礼典祠廟與城社並重官司組于支鎮歷久不治為後昆者為能恐乃 知越州時惠政兵威尤義越民為公立生祠于圓通僧食乾道丁五史浩為州守 列傳中指公平生學災掉患法施于民以勞定國以死勒萬祭法所無百世不被 劉忠顧公諱輪字仲偃崇安人元祐舉進士為北宋末名區殉難金地宋史戴忠義 牲 禮奉主于龍以肅始祀五忠之處復有憑依於戲雅矣初越民嚴輸銀湖 祠以忠簡公領忠定公子羽忠烈公純忠肅公班配享稱五忠祠明天改問公之二 國朝文歷一人卷三六 像于杏花寺在榜日劉公祠還元大德問公之十五世孫文張官山陰縣像葬 五世孫左都御史宗周復為修治 劉 八重建五忠祠碑 國朝乾隆元年六月初九日海風震遙垣宇 L 函 租 蓰

五忠國廟再興兮五忠之容神具祐兮樂融融右送神 飲福受胙兮之孫子官來釋真兮盡責止越之父母兮劉之祖宗國之一柱兮家之 公靈格兮犯事城壽聖西岡兮公面如生四忠列侍兮若家庭式享式燕兮礼伊始 解衣像千秋萬歲兮草溪毛右迎神 射兮贼倒退臣力竭矣乃去位贯與攸兮宣知公金人待用兮公曰不忠酌卮酒兮 宇而已夫何患高爰記其發與于碗而級迎神送神之詞于在 忠犯其將傾之屬而劉氏堂構門庭遂坚固而不可拔旁風上兩但侵其有形之棟 舉官司祠祀廢壞者一新其制也不更難哉五忠拓其基二孝聞其與總憲復以孤 之子孫即遷居所治而大具族者军矣族大而醫纓甲策至五百年孝友弗衰又能 路萬戶以安公功之在越者如此餘載史傳不具論嗟形古名官豈不多形求如公 到任首疏除其害方臘風陷杭陸二郡越官吏咸過公葺些練軍出奇兵擊賊屍蔽 人兮西事品公殺睦寇兮越人生种軍演兮郭廣歸我佳兵請馬兮公皆不可殺智 為石精漸至十四萬石機隸中官充應奉之用法嚴額重通亡者斬勒鄰凡償之公 國有祀兮草離離家有祠兮神依依因廟毀兮子孫成之五忠來兮閃靈旗公納夏 贈兵部左侍郎墨潭周公傅

我公霍然起日吾家清白不污矣吳遊設制耗士被迫脅多往應公匿跡深隱乃奏 立功威名赫然遍天下。國變後偕偽紛縣亂賊四起又數從王春石師相及忠國 夫人生公及弟儒公早慧端厚年十三通經史十五能文章天改問舞山公以智勇 其世次具載舜山公墓誌不復議舜山先生公考也詩始茶明湖南路正總兵姓吳 韓出避父老不能行令綜走不可越來砍聽綜抱父腹下以頭面受四部死而復蘇 親委城俄而賊果來儒奮身出敵賊砍之跳乃斬扉入攢刃刺公仆地而儒率鄰東 庾申九月譚宏亂賦眾百餘夜簿公室公挺戟刺其魁遽引去公與儒謀分員父母 恐激則致變請往謝至閬中為賊所留總式公惠而疾公于是出奇計學弟遁歸總 州時康熙年卯之歲也戊申公入席。甲寅滇逆協師遣聘使招致總戒公怒罵之儒 到 父母避居黑塘山莊又徙白碳巖栖七載研究青烏珞琭軒岐璞輅等書入理尤邃 公鎮假字欽蘇號人公別號墨潭姓周內系出楚之营道縣為濂溪先生十四世務 按兵反攻賊為驗說明日儒創裂將死公稍稍與命昇楊就弟枕側與缺儒號而給 公恢復數十郡縣既而觀時審變遂解印授去官往侍二親于桐樣親發返极幹治 母夫人感慟成疾旋亦為儒至乾隆問得旌其孝按史載孫思之亂爲程潘綜扶父 力怯不住葬山公日賊且復至兒等連遍勿同殉公抱翁哭已今夕死馬不能以 刋 文重見を三

其內庚千應鄉試得擊名列第四明年下節同年生任典謨卒旅師公為其棺強 婢為立門戶而翼之如松于是再徙賢人鄉建陸舫小義蒔花藥媒氣使諸郎誦 後有司奏改其村曰純孝里與此絕類第無兄弟同福耳儒及後公撫恤孤寡備 歷三年然後卒公號働七日絕食餘鬚髮盡白形骸枯率其至性純粹盖如此公 持還里而葬山公病適別公禱天析減己算以代又當糞為默聽前病于是得逐 思三十年如一日。且戒室人已必善視之勿令孀雜含癖及妖項漸長乃分田及 一門一 隱人成異之惟正乃格不信然與公生四子五女子狗玩班城班登己科令天門多 次惟一幼僕传乃檢行篋所著宗譜及詩文俾遺諸子返殁時康戚四十二年八月 往曾葬有東漢君子風義又善方意活人無算甲串奉部機踢遊入京八月病于舟 **憨重然諾好施與有貨者斬焚其券或以妻子說歷久無負于友朋親喪雖十里必** 治行孫十人其具由科目出年者四人在存序者五人惟拱子煌由翰林起家今官 少司馬曾孫若干登賢書者與沅與洛惟與岱亦官翰林侍郎公子也 文责祂謂奸凶横行神弗誅極乃縱虎為虐有慚享祀越数凡虎盡噬里中大猾 公讀書山中時夜有弃公者力拒之且誓不言其姓氏婦惭感去鄉有虎惠公為 五日也距生順治六年十月十七日唇年五十有六祔葬磨陀山莊總或公墓 アメニン 逐學 扶輪社印

太史氏品語云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與守義公百行完美化德昔賢若 真則王為石建點妻也髮白形毀則郭廷雄首文師也至如豺狼遠後猛歌避墜 歸時知術輝府朱政為公同榜進士延公掌書院服閥獨扶父極歸里與母合定于 長成進士、除户部雲南司主第己五出知湖南波州至河南科內父卒于蓬黃不能 母商氏為元江府知府韓盤之姊公生具宿慧能承家學乾隆己卯華京北鄉城庚 考掉煽之世稱樣庭先生國子監生有文不遇為時推重別有傳生二子公其長也 馬智村公平厦門軍功加二級晉封賜一品底祖諱極由敬貢生牢王山安肅雨 吳猶字方向號繼南浙江山陰人曾祖諱濟哲康熙王子舉人官內閣中當佐大司 憂患護友丧守親墓泊然于世公恆肖馬嗚呼是乃濂溪之裔也敗 **卷他人得一己傳于世而公東備局史稱濂溪先生清明誠「寡欲于無篤汎邀極** 全親于難則越各江羊牛做也脱弟于賊則越孝他前淳于恭也減算延聽機風 型塘先城癸已再锅递益空毛三月揀發四川馳入衛擺仍寄孥于疏去至西安資 斧鳩中丞畢公沅贈金三十鎰乃得行四月十二日抵成凝金又遇拮据得十益買 又具達司馬屬也而暗室弗欺端潔自守于曹熙陸公容有同軌馬送步凡公所有 人祀昭忠祠鎚南吴公傅 列

窮求公傳,一字不安至廢寢食飲酒該支終夕不倦,奴子苦餓怒聲喃喃,如弗聞 當身躍江屯時年六十有一公性鳴樂重灰義的舅氏商公受事能苦吟篇成數 贈加道街入祀昭忠祠子安祖方十龄得底如公扶同時死兵禍為予友者則有南 寮失將士心六月二日<br />
與園登春色初十之分木果木一軍流大將軍死明分總督 補于幕死吾職妻子君之資也語未給遂坐澤中嗚呼子在越州與公交遊且 論日子聞周生云登春突圍時銀南的疾動尚得脫顧揽轡夷補謂周生日偷 然議論馳瞻報以人偷綱紀為任都下端人名士威器之所著有蘇門紀遊及黃 鞍馬五月十七日站放春軍营山水惡劣精雷不融威夏扶機猶有寒色大将軍某 或目為詩心至此而公之論定矣于蓋開公平日所志者大也然而報國僕止于此 山房詩六卷惟入蜀所作棄亂軍中可惜也 **死日杏後一日題山塢中職飛石死文語被賊斷臂死元轉挾三奴徒行賊且大** 不能山返顧公為職石飛擊人馬墜溪河中同墜者四千餘人時年四十七事聞 冲圍得出登春一軍亦无確公偕妻故周輔到馳至崇德山梁城館中輔到騎突逐 北手又怒馬垂涕已 昌彭同 知元璋大與孫知縣維龍陽湖王主事日杏松江趙主事文結維龍先一 生無 E 季

色者紛紜矣或謂公一家居縣令耳贼至可去不及去或可不死死或可不必熱鳴 論曰明本流城縱橫奏罰間食禄守土之臣棄城逃寫反面事城充然無復廉恥之 撫提學指奉綽按姓其門事或省志公元孫遇龍王申成進士既而得浙之龍泉令 凛然若將起立都遂葬于家門北 氣絕城中方亂公子呈書年未冠經營數畫夜具柳棺為強視公目不少眼顏色凍 朝予告在籍通土賊高有才據邑城賊徒都基率眾初公使從公大萬之賊知公不 **青而能臨禍難蹈白忍甘之如飴大節炳于天下後世者則餘杭公之義烈為最公** 祖則自元末廷美公始數傳而後其以縣令長史儒官者聲者代相繼然俱不顧動 秦中蘇氏以功業文章氣節顯于西溪唐宋載諸青史者不可指數其連於府谷之 瀬行具公婚節狀乞為傳乃被實以書 諱萬元字澤我由萬歷年明經考授杭州府經歷以在官康能權知餘杭縣事懷宗 到別文涯 ₹老子へ 经大索堂室問掘地至三尺於無所獲乃交刺公仆于地瞠目回賊技止此耳言軍 又世際太平故以義烈見稱者絕少其服一命之官己去歌位無守土之職必死之 可屈乃繫以索覧公笑已吾廉吏即未當作城殃民安得覧即有亦安能媚城耶敢 杭州府餘杭縣知縣蘇公傳 國朝順治六年改葬縣西荷花塢北山之陽制 图 大台上中

呼。勇矣故士君子不幸生亂也無尺寸之柄以禦賊至攘奪我先瞻塗毒我桑梓義 安者故罵賊烈而受禍甘。使公當時有封礦之任捍禦之權必能當身殺賊即不幸 情所激有不與賊俱生耳的避為故當賊至不去時度公舍生取義之心若不死不 城破國危而致命遂起又何多讓于平原常山睢陽数公也哉然其心則一也於戲 聶氏封一品太夫人即總式公考她生子三總或公其季也公五龄而於既長淹首 鐵像于彭家澤寫思中追封此候生誠所公以父勳錄用官神樞四營副機裝豐城 門下士將士銓模公墓誌再拜而謹觀之不敢說按狀公諱如茶字自能號再山别 戴弄兵公叱去之師相王春石公鄉人也故重公通以聘公入幕府因仗刻往從至 廉同守閉封生将溪公官武昌郡丞有治行王陽明撫賴平宸濠郡公轉運有班 號丹光先世居楚之營道縣任元齡萬內公之祖隱姓名稱伏三郎者為濂溪先生 明總戎彝山周公殁七十有九年公自孫少司馬海山公視浙學已三藏棒家傳屬 經史智韜鈴具文武才暑後以功臣子。奉命帥師討賊終天改之代數立戰功明末 甲申北京陷蜀有姚黄之冠張獻忠復入川三路犯治里兒事味夜半城公属被推 八世孫明初徒居蜀之涪州相公堡生允升公以孝得極官銅陵令生顯風公由孝 明湖南總兵彝山周公墓誌銘

忠國王公因入幕時橫隨久絕人心淘淘公勘移師鎮安就愈徐規進取忠國善其 為忌者中沿乃駐師時級所公以家避亂桐樵公詣軍門請以兵馬屬營并楊禁自 養江奉檄佐鎮將實聯弘恢復各路明年沒江鴻永崇銅壁等十餘縣尋優捷隻上 喜病為少間庚申九月公復臥病值譚宏亂賊夜半濟公室二子倉卒救樂備被重 公名遣幣聘公鄉書屬日庸奴我宣從賊者次子儒進日激則致禍兒試往謝之至 主帥坐駢戮有販客置煙貨擔中公負知急造僕夜往屏除旦粕之無實益釋去既 鐵公于是率兵前縣所過無犯有弁犯法當斬公為諫止忠國怒曰汝替若死耶公 尼日震霆逼摧殺戮相報窩受始殃勿延終禍李聞而数日長者也乃止公撰著最 傷儒乃殉夫人旋以怮儒卒明年都統李某既擒宏欲盡滅餘點為公當仇公亟使 閱中被留為婚公債恨成疾誓不服無長子假出奇該往來溪沔問竟學弟逐公大 繼卒康殷初挈家返治己已迎极于桐梓歸葬而功名之念隳矣甲寅滇逆偽帥兼 偽泰王某將叛欲羅致公公逆窺其隱力拒己乃以終養解官去年外壬辰父母相 屬聲曰某死則無敢言之人若死則無敢戰之將遂得穩軍中屬禁兵升藏煙草者 往省船旋以病不能逐部卒乃般楊而能公方欲收合餘衆會重慶隨遂走江津謁 國 射文 進興 卷二六 而連義重慶或都等處以次收復皆公功朝命于是拜公湖南正總與未幾忠國死

柔和可舉或疑為羽化蟬蛻之異史載李必不報人他張詠前知來去各有神仙姿 與己己冬復有道士途招之公請葬親記從之遊後雖弗果去而屬賴歷二日 體尚 俗除山錢有席捲風馳之熱動名烈矣顧觀時知止解甲歸田賊餌爭投此然不動 全活無算古名將陰功何炮馬治天下初定公于倾側擾樣間用兵如被恢復邊 有志也注然而來於戲公生勝國未季投筆從我極戰陣十餘載未當殺一不辜而 以為戒疾既革仰天太息日始吾疑伏波裹尸語以為矯今而後乃知許國者固自 富晚年盡焚之其数子。則回望汝為一品心不望汝為一品官作訓群及彝山迂言 功名不終禍積為果公殷鑒之角巾而逐不嗜般人其後則昌忠孝之門節義文章 崇文定遇問并不驚曹彬的師善良弗刑公兼有之完節與名桓桓將帥久乘富意 孫十人其某元孫若干人其某葬治州長里磨陀山莊子優科之銘曰 封夫人子二、佩康熙庚午舉人儒銅梁庠生乾隆七年 旌表孝子孫六人某某首 **極四十五年八月廿九日以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発極年七十有七配員** 表公其召敗惟限于運愈遂令忠義莫佛稿形牖下亦可悲己亦可悲已公生于萬 士召使學仙公不可·乃陰語人 目·功名士也廿九年後當來導然勿嗜殺人厥後目 乃至室毀雅傷老死邱園困窮不悔非道力堅凝能若是予治之人同公少時遇道 西海林常行印

嘉應州城再署南海含乃推廣州府澳門同知越五載乾隆丁丑十二月十二日至 尚丧母十三尚丧父父病封臂向以進居父母丧皆能盡哀禮如成人以孝聞于**郊** 守儀權遊擊致休遂家于平越生子四人次景舒國學生配劉氏即公父也公生七 法度見實于其鄉先生王公士俊苑補博士弟子員即登賢憲時康熙庚子蔵也 甲戌武進士官車鎮總兵殉難祀名官麼一子用權用權生成由武科官費州平越 公諱綰字帝臣號犀之姓魏氏先世由陜西榆林衞皇甫川遷正宛始祖從信明季 應禮部試不氣逐請學平遠求源洛關閩之旨後學習兵部至雍正十年試用廣東 酸 然又當治某童被殺城求殺人者不可得等一人以兩手向公作離合批乃負得 知縣令增城者三載令南海者八載既而署肇慶通判調石城令再調新富令一署 在增城也曾放囚歸視其母三日如約至其在南海也修建學核教育士予文風發 于官公歷任二十有六年所至皆有聲為其民者皆能戶紀之公之政不能備書其 公讀書持躬以明道立德為學嘗積石牀稱下。籍警酣即苦志如此為文無說顏有 攻革之工夠抵之人以為神石城有虎食孀婦予公為文告城隍之神得虎磔于市 振絕絕偉哉侍越城象和連巴山並崎公偕赤松時一 廣州府同知犀文魏公墓誌銘 沿山七十九萬初銘為史

死開釋完徽故新富人嘗于元夕結雖為字以頌娱其官公之德数威人何如也鳴 孝能事親學足善人而其政復宜于民公前不信四胡以歸公首不誠虎胡以繁才 封宜心公生于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行年五十有八名大文乾隆丁丑進七 又聞公性豪名以俸錢仁九族不少各客死者皆力返其恐故其殁也無親疏皆哭 ·哈幼从孝事其魏長以道德数其鄉人及其仕也誠信神明加之以缺至則爱之 國朝文匯||《卷六八 骨于土産然覆夏昼者是為東粤循吏魏大夫之墓 官翰林公仲子也葬公于點銘日 不能盡去則挽之如不可及立身有本求居官有體用如公者豈非賢大夫也哉吾 而好民廖氏以五虎稱者前官莫能制公盡誅之新宿嘉應澳門之政各能因地利 指為高士之廬子會嘉公有智養務施與惠周鄉色孫二長某字潛起次即公也公 足大用于世而官止於斯海南之人恨不得而葬之平越之山何屢展還神于天藏 公諱御龍字乘六號吟臺姓蕭內浙江楊李人曾祖侍筆公連錢塘卜宅西湖遇者 · 懒夫位不稱德者有後以是知公祚之與正未有艾也公子九人孫九人配熊的 性孝友稟奇慧凡觀書不再讀掩博能文潛起公不善治生家日落食指數十人 贈文林郎孝子吟臺蕭公墓誌銘

然不可救乃豫絡左臂作痛楚狀或問之以創發對夜分跪禱祖宗前則臂成刃銃 卒年五十有九當疾亟凡公廢食寢不離側每晨犯晚入城購人後閱五旬以為常 的二十人破錢為電凡濟丧葬者額四十千。嫁者減十千。娶者減其光慶祝者再減 掩至今以訟為戒殁時哭而送葬者數千人。偕配周金田三氏合室于龍門山公考 去比邱六十餘房優為豪猾侵侮官嘉公出强力桿變淨土得安市井頑極熏公之 公毅然請嚴舊任家督乃員米衛終接奇勵走各郡數年復具產會嘉公故豪俠量 其光清波門外周四十里恃以緩急舉火者數百戶行之若干年天竺靈隱集慶三 篁坡精青高代公時間雲林籍鐘戴星疾馳過桃源歲南夜及光猝遇處公伏山亭 創崩裂原爛百日竟無悉已而哭日孫何異于子。遂不能葬祖耶夫志任之男氏風 斷三筋昏絕于地頂蘇粉土傳之晨雜複樂以進考飲之日大佳吾疾當有間時九 梁上虎仰視而去比至周家遂偕歷崎峻且半載得龍門吉心購以数百金于是先 佳父棺未葬,吾豈睽爾亦子也當力營之孫或未可恃耳。言記而遊公號慟數絕臂 月之望也翼日事稍沒考病復劇問四日呼弟用嘉公屬日吾屢以厚貨營穴輒不 必有完尋住竟得之即公祖順治初年所購之山乃以原配俞氏痊之初公事兄如 世七棺俱就宠安云越歲已西遊京江杜曳形家也偕登楊梅塢叟指北高奉之西

當永時也。 諸子。殁之日端坐而眼時乾隆癸亥二月初十日距生於康熙癸丑十二月十五日 荷家計三十年兄卒後兩兄子謀折產且盡被其費美者公謂長子立選兒意云何 遗命未許請 春秋七十又一。戊辰八月。偕繼室鄭氏合葬于原配之墓杭人呼公為蕭孝子以公 對日父議之以成友處兒輩敢競手公大院乃取荒山數峰旁舍數極至是全家吸 中興而家復名學成可無也斷筋而到內分骨屎弗發也戴星而納捷分虎耽則避 家言乾隆庚辰 恩科舉人去辰試用江西知縣思宰削色聽訟為然問當如家人 粥矣公瀟灑沖減學有本源以內重外輕勿求利達為庭訓平居以善惡報應等陽 災撫兄子二人教養婚娶竭其力。公年四十餘始生子五人然衣食恆當于雨兄公 也鎮産而受福分同穴斯座也牛眠而龍伏分服後有熾也惟孝而大其族公益阡 國朝文匯 卷六八 不稍涉矜躁得情後雖受桂者咸叩頭感服去蓋克承公正學而為循吏者與銘曰 旌公子立 選元 選長 選青送萬 逃立送學有根本工暴養兼精名法 國學扶船社印 肠道哉 · 空當不止此不幸同事僭偽之主然猶有顧晦之殊悲夫靡為有夏再造第一功品 江南正朔相承勿以為圖坠達其言遊有肥水之版而國隨以亡觀悲猛之語其曰 之昭烈孔明故能所至有功削平諸國吞併中愿已有天下過光至猛臨終遺言調 日,利令智的盖可見属符堅之於王猛求之切任之重禮遇之隆,信用之惠論者比 數惟賢者知之而君心時或昏明之異則多欲放之也語云旁觀者智當局者迷 賢智之在人國君用其言則有功不用其言則無功且至滅亡何者其成敢得失之 士大夫或且不能舉其姓字則又何也夫以賓猛之亦得遇溪高光武其所表見樹 而不遇遇而不能有為有為而事蹟若存若亡不得昭著人耳目問者可勝道故可 乃尚書太史公本紹俱所不載僅得左氏傳總稱旁及之一言然則古今之士之才 言聽計從志意投合其禮遇信用同独顧猛之仕春人人知之而賓之仕趙雖在學 有感者石勒之有張露同堅之有猛賓之才可方子處具皆智同独勒呼右侯不名 天不欲吾平一六合何奪景略之速夫猛勸堅不可圖喬而欲平一六合非圖晉而 何則其不用猛言幾己見於此時甚矣賢智之言有關國家興亡非可忽也抑予更 王猛論 張 怅

王朴論

**危之朝為之上者的知殫精圖治總攬英雄求賢用亦惟恐不及自必將有奇傑俊** 偉之士。仗策而來應時而進以相與贊助謀敢經畫政事其或虚如無人之國則其 天下未當無水而論治者動曰世無賢才者誣也即當衰亂之世居分裂之國值傾

君之未嘗知所於知所用而固非其時其地無賢者無才者也特其賢者才者伏處 而不出耳譬如漁者不施網畏而該各於江河之無魚棋者不施斤斧而数鑑下之

無新就謂可故觀周世宗之用王朴可知己世宗當五季干戈紛紅之際慨然求得 王朴而用之朴為人明敏多智有謀能斷迄今讀平邊範其論天下大勢決得失

成敗之数判攻取難易先後之機瞭若指掌明若觀光雖鄰侯漢中之語高密河北 之言武鄉隆中之對何以加於此者情其君臣早逝未克竟其設施然其效己略可 睹馬蓋駸駸乎有削平諸國統壹海宇之漸儀天假之年周其可量予則知天下未

當無亦而論治者動曰世無賢才者誣也且以石勒為趙而有張賽以持堅為秦而 華之在西涼而有謝必更微末如高季與在荆南亦有梁震而極威之世治平之國 有王猛以姚萇為後秦而有尹纔以石敬瑭為晉而有桑維翰或僻處一隅如張重 登明選公之朝又不待言昔漢文帝搏解而思頗極馮唐所以知其不能用也夫天

國學扶輪社印

子吾故曰天下未當無才而論治者動曰世無賢才者誣也 亡國之臣者雅與莊烈謹身節用勒求治理卒以身殉社稷為漢唐宋亡國所未有 所以屈者莫可得窺也吾將觀其所為信者耳矣 寓其意因集圖書左右版日吟咏其味若是者數年弗輟庶知所以自屈者馬夫其 劉子漢拜以奇才博樂丞扶歐屈矣。自扁署東偏小軒曰屈蠖盖取易大傳之文以 謝安石之居東山則又以自屈而自信者也顧其所以屈者本無與於精義入神之 卒未由得信陶潛林逋之徒偷然物外則自以屈而不求信者也袁邵公之在洛陽 於命者也賣館之在也以就逃劉黃之在也以忤時屈於人者也此皆有在之者乃 流風曲從崖岸之地勢迎旋古今人風者多類此為唐風於白首李廣風於数奇風 獨其用人未能辨別賢好於其任爲程武陵宜興可見也何不觀周世宗之用王朴 可以藏萬變而裕古分其在也非徒在其信也有獨信斯不己卓然有得者裁南徐 微故其所為信者,那能彌綸天地之大,彰致用之妙善自屈者,烟角之居十笏之室 物之屈者不自屈有屈之者然有屈之者而其屈也惜矣草木之枝或挫抑以屈水 下豈有借材異代者形明在烈帝讓軍臣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皆亡國之區嗚嗚用 屈蠖奸記

蜀萬 時出水餘三百尺開夏秋城漲至且滅頂或高出數十丈可畏哉渡谿經赤岬白帝 臨瞿唐對岸白鹽夾江並峻濫滪堆在其間巨石孤立江心形如獅蹦昂首南向冬 造東至少陵祠憑吊久之登白帝城謁昭烈廟城踞白帝山東連赤岬北近麝香南 藝舟泊觀魚復浦磧八陣圖聚石為絡水漲即沒水落行列如舊不可能亦一奇也 急路轉目難編織過黑石峽峭窄甚另容舟行則又峽中峽也誘旦濫瀬冒頂黑 來入己峽至變門所在峽多有惟變巫諸峽特險且長為蜀路要害云職月己恭抵 未及一試丁西晚發過大溪口經泗瀼泗瀼濫瀾水橫來雨山對立一名錯別映抵 間與草堂豁合好回入江山豁之流土人皆曰凍其間即東屯也前為峽門有藏柱 下先信乎危哉至門局峽即程唐東以前有虎鬚雞皆程唐險處值風雨晚泊放翁 巫山縣隔昌江東南即巫山山形正如巫字昔人謂巫山象形今乃見之良有無楚 云瞿唐峡中坚姥泉石上一城人呼於旁則泉出屢呼則屢出可怪也惜順流迅疾 人傻唐峽口峭壁刺无中通一线壁間瓣瓣然斧鑿痕宛在丹崖翠境林巒秀出舟 二巴蜀衆水匯流於此杜詩所謂水合數百源者是也丙申午發經龍春灘濫酒 山區長江行乎其間率不數里數十里即繼無攤不危惟峽灘為養自平羌峽 江舟出峽記 世色お本本白

一樣山琵琶峰相距不邀皆以形象得名琵琶峰隔大江南五里其鄉婦女晓音傳有 有功封妙用真人則益誕妄不經而石湖信之何耶遇三分泉泊萬流驛有萬流溪 上色如常鳥形僅比鸲鴒小者入蜀紀云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竜往來峰 而神女峰特為妈好晴雲輕露即雜映機即朝雲峰也山前剛鴉送客回鄉孤運之 女子出嫁前夕都里合樂送心盖土俗云爾入巫山峽十二峰皆在北岸、幽奇絕倫 國朝文 進 题卷二个 首險也舟人不敢遽遇因泊己亥盡出舟中所載人貨登岸陸行空舟而下乃能林 白狗峽一名兵書峽絕壁小洞露出數片石如書帙狀東即新攤俗謂青灘者三峽 門臨人鮮甕巨石鐵黑色楼粉淨塚縱橫波中山谷詩云命輕人鮮甕頭船日麥鬼 雞並稱老有葉林葉桃夏時水覆林桃亦行甚難,今石皆可見故無患然滿悍猶令 風亮為冠菜公遺蹟經石門顧嚴屋間有石門僅通一人行過葉難映中名難與新 發源施州至北入江驛因名為巴楚分界處戊戌發萬流至巴東楚塞邑也江岸秋 乃謂廟中石刻引墉城記稱瑶姬西王母之女雲華夫人助禹驅神鬼斬橫石疏波 頂猿於齊鳴達旦漸止異己神女之事宋玉特以託與本屬子處異船錄辨之誠是 門關外天可怖也香溪口小泊尋玉虚洞溪以昭君得名登舟遇石門灘白狗灘 人悸。一口狼尾灘東天慶觀觀前即吃灘抵歸州城中城外羅石岸出無片土寸擾

歲元日舟停不行舟子俱宜昌心數日乃發過荆門十二時虎牙雅四望平蘇煙 以程唐巫山歸鄉為三峽者是蓋自濫瀬堆至虎須口總名程唐峽即變州城自 溪乃捨舟陟峻陇探三游洞沿溪登飛泊至喜亭是日歲院三峽之名說者不一惟 劍戟齒齒險絕不可嚮過又有渣波灘五峯石長林磯輪頭石紅石子險與無義等 疏即不可知與忠州之折魚相似遇難夕泊平且早發遇達洞灘惡雅也乃雅際 浩渺回首五龍雞龍等山比峽中高峰兹培堪即正月甲寅記於荆州之沙市逆 名歸州峽即歸鄉城而黄牛西陵明月諸峽則又歸鄉之餘尾也明日癸卯為年 四泉者遇扇子峽即明月峽泊平藝壩言雅險己盡其地平善也壬寅舟發抵下年 蓋黃陵廟上下十餘難總名竹節灘俗謂腰站河入西陵峽觀蝦蟆破水品所謂第 佐禹治水有功山半有迹如一人著帽牽牛者云是其神廟前無義灘亂石碌碗 巧石取供盆益離奇可發前望即黄牛峽過使君虎頭鹿角諸灘至黃陵廟傳云神 肝獅子屬孤舟峰纖秀妙題殊可觀峽口東流灘湍鴻洄浌交錯其間擺舟避酩稍 為巨浪所推泊空的峽口明日易絕枝迄未乃發空餘一名馬肝峽崖有懸石如馬 山抵巴東沿江一百六十里總名巫峽所謂巴東三峽巫峽長也兵書城空於峽 探靈嚴記 國學扶賴社

致 純流 尚晡也依來徑仍涉八渡縣八渡者一百 碱意若自託於桐 像髯兮永年李氏名德恤明萬歷舉人有惠疏縣人不忍忘祀之勒所自為贊解於 懼 蔡中郎作。未有以知其必然也後問廢路移碑存。至剝蝕不可請宋李虞卿權 廢半刻 凤 林瓊崖 失 語急以簡第 不数武而絶壁峭削不可達也熟核以應關尺臨巨劉行者怖慄西北 也對岸諸秦城 Щ 、朝食沙 而 值亂 經其北趾抵萬安山麓合南濱回東匯溪循溪口而東可上盤旋數抗上有池 山東南可三里一峰特起高視萬安倍且五之為石岩山山下有淡深遠而 石砫城 郁糊 派滅刻石靈嚴用永厥傷泉東南小洞深不可知洞口石柱天然撑柱二 下不蒙雨露高尋如異哉前軒三極俯 山中層無獨 긺 南石岩記 八渡水循嘉陵 碑。那問在縣之白處漢李霸建勒鉛盤懸屋海行人者銘隸書相 日 岣骸日右有泉出石鎮僅豆託通松楠間曰樂水泉謂飲可己 八渡八渡云庚寅三月二日 鄉可以知其心存不朽者已項 日顧幽邃奇秀供游览者厥惟重截予以易舟泊其色明 江並崔南行攀藤思磴而上嚴洞廣敞 八渡河也經者公一百八渡乃已故 日落山幽暮色蒼然乃遇出 **毗溶波潭者浮冰雅者湍** 可数百坐桥 12 自科 160 名農 بلر 興 匪 拟 日

國朝文匯興卷六八

食者犀至也更急則以免稀出境也撫臣以無的謝良王泣而出後復請益守十三 **隘當事不許而全蜀以陷乃據险守固戒所部毋得從職犯者族無极賊偏招諸 羁瑞般甚良玉草騎見無臣議故以著帚盡發溪峒白桿兵土司調兵愈則以氣能** 者嚴以娶扎巨石為監旗碼即石岩故此顛頂地席托三面臨絕盤俯視千仞北有 十月二十五日同遊者二客皆造極而止 **噍類敬經其地襖行遺蟲猶可慨然想見其忠夷而歎奇謀之不果用也乾隆癸已** 無逾此者傳為女土司泰良玉屯兵防寇處故土人曰石砦云明崇積庚辰流賊犯 徑可勉望之數百里之山攢積重屬出沒隱騙皆可指數蓋石硅近城諸山高且險 即使入蜀可戰而犯蜀必不陷没何至寇氣猶城茶毒生民使成样果聞諸郡沧無 司而莫有敢入石硅境者。鄭都忠萬人多依之卒賴保全使其計行或必不得入**對** 深五六尺澄澈見底游魚上下。歷歷可睹池旁埤堄之遍廢然養养問顏杞僅有存 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家人暫登樓少聽會嗣子以需甚物講叩門久之方聞餐效聲已而門聞烈婦徒 立怡亭兄子某為嗣又經紀含飲與甚詳趣死之處的敦匠事猶并井也日將布語 申五月十六日。年三十有三方怡亭之殁也烈婦已號懒昏仆者再猶強起憑枝 亭本世族其居家有禮節烈婦初入門即能體怡亭意事始得其敬心恰亭故有安 多流涎血冰歷歷可處家人終莫解其故余執友張君子选為余述烈婦事且日 察理至精而行之甚安者必不能也然則烈婦之所以自處於平時蓋可知矣怕亭 烈婦遇之甚善踰三年姑沒未終我恰亭布無子具明日烈婦自縊以殉時乾隆 而易衰経以就死爲誠哉子遜之言也夫婦人以身殉夫者往往慈楚激烈卒就 烈婦初縊時御此腳蓋舉居恆所宜險者服之也既又念姑服未除夫方小碗後 婦服驗經自懸於以楊前急超越氣已絕及檢楊問有嫁時衣一襲其領緣及前機 機哭泣如常及復登機已日晡矣抵慕家人請燭於烈燒叩久不應扶門以遇見烈 烈婦鄭氏世居嘉興郡治南之雙節卷年三十歸平湖貢生胡世崇怡亭為繼軍 一所以式散於家更可知矣 烈婦鄭氏傳 英紹曾

員女秀水人姓意的康熙庚戌進士吏部文選郎中薛定遠之曾孫女也父其早喪 黨欽仰之意於烈婦又何加馬 難檢討汪偉妻耿的與偉同為偉就右耿氏就在既投緣耿氏復揮止之日雖在 吳紹曾已夫子之傳易也一則曰妻遂再則曰臣道致身之義的馬矣前明流寇之 寡母我育孤而長聘負女三年矣年十九病寒貞女聞即以死聖且語其姓已吾必 國朝文匯《卷三八 氏其所服衣優出之箧中盖貞女知萬氏子病不能起己預為之辦者至則憑尸 幾嗣宜乎殉之日卒未當或介幾微於辭色問也乃直書所聞以順子強所以擔 **沛夫婦之序不可失也正位而死其從容就義有如此者若烈婦之易服再檢殆庶** 蹣 以字婦父母又以語告貞女哭對兒故知其家貧第往即餓死兒亦甘心也遂適萬 水不入口將投緩死之父母不得已命的指萬氏為氏母聖謝日貧不能自存又妻 為萬氏鬼及萬氏子來貞女號泣欲往視含飲父母不可負女一畫夜哭不絕對白 偶納某氏女為歌生二女一子貞女居作乳名金姐許字同里萬氏子果萬世族有 "胡煞我姑老又無以為活我將教女紅以終事我姑每見姑哭子過底必多方髮 如禮朝夕居後次不遇父母娶貞女即就死假鄰家一女奴守之貞女謂女奴 袁贞女傅 國學技論社 关 各

先世遺澤以誠貞女家故赤錦以緣履鋤口為萬氏者又絕少強宗足以庇寫立 士君子所樂遊若子觀貞女所處為尤難也夫一時載勇所激毅然從死而不悔所 嫁县而以身殉之知禮者往往引經為斷調是賢智者之過而卒獎其扶植人偷為 湮沒也書此以備載華者採擇馬 從祖母又予婦諸姑也其得之也說故當貞女之死心許立德今忽忽十年矣非聞 性 而貞女獨不為一往激烈之縣直欲仗女紅以終事其始所處非尤難者耶嗚呼其 盡繳大義有然而貞女不爾也其所出也做既乏母氏之数父亦庸謹無能未聞 難者從容之死靡他其乃或者依託有人以終未也抑得嗣子以安同穴又或幼讀 之踰年貞女怒病残是為乾隆九年某月日年後二市嗚呼自古在室之女壻死不 其母弟死無後因傷吏部之緣不絕如緣為訪萬氏母。己貧老垂死惟貞女之遂 P .使然其不幸踰年以死而本竟其志也吏部為予曾王父給諫公僚友而貞女之 1) miles / miles

而飽 量終小治亂必有人在其下應之不相借賜而人主之用之也若病者之於醫餓泪 言有甚美而不適於治踵而效馬而害滋甚者不可不察也宋太祖幸洛張齊賢 早死牖下或放言自廢絕意不肯復出又不幸使小人附其說中傷之終身阻絕公 亦則齊賢之策既己稱后矣仲華之於漢景署之於泰類以年少立該贊成大業 真為公天下於太宗之心其於用人致治之遊則停甚與齊賢不足用與棄去不顧 官之他日可便輔汝為相鳴呼此言之甚美而不適於治者也天之生賢才也如衡 衣獻氣颇稱旨既而怒其堅執斤去歸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吾不 天下之心安在也故日太祖之言甚美而不適於治者也傳回見賢不能學學而不 可也若以為足用即自用之以次相及他日非太宗之齊賢乎。如日故抑之以老其 **您其坚執云爾夫太祖願治之君有從諫弗拂之美以小怒棄大翳或不至是就** 之於飲食少緩馬而不得太祖規模初立其於治豈不汲及哉方病而適人醫力幾 能光慢也使夫人之於賢不舉不免安然而有所籍乃太祖之言為之也嗚嗚其害 而必於能鐘衰老不堪事之後吾不信也齊賢亦幸而用耳為一不幸沈淪湮數 人愈雖愚者知其必不可也宋史曰太祖之心公天下之心也或以謂不然持 宋太祖論 程大中

國朝文理人卷六八

可勝道哉 洞庭濯足圖說

吳子鳳浦圖其小照日洞庭濯足或疑其所用者小而所取者大為虚擬而失實手 風必於扶搖與之用必必於運海蓋非得夫寬然有餘者以游其生則殿興職富 身不極而其力之大尚不足以勝夫風與水之寬然者亦不能用其餘也其在於 以謂此拍於方者不足以知風浦也今夫物之相為用也必其力足以相勝鹏之 A

沒於滿湘雲夢之間者無所往而不寓故随所寓而適足以用其餘彼亦惡知夫洞 她不能不視其人器量之大小而聽命馬大者之不復取小。亦猶小者之不能用大 也或在千里而逼或在咫尺之際一皆清然並列以俟夫人之取給而有餘不足 周身之用而百族備馬耳目之所留遠性情之所寄託皆不能不寓於物物之待 庭之為大而濯足之為小哉即又惡知夫洞庭之大之不適為燿足用者而枸於方 也而鳳浦用之以為前可以准吾足而己此所謂湖海之士也其胃中之奇君吐 為魚者不能從也而既用之以為的可以徒而已洞庭之大眾人之所敬視而却步 也是故風之扶搖也凡為鳥者不能至也而騙用之以為為可以飛而已海之運

者育足以知之典或耳洞庭始鴻本葉微鄉悲秋者以之或謂風油深清之去惡之

國學扶輪社印

沙濁流者之行吾足也故於洞庭有取馬吾觀鳳浦為人和平祭易於秋宜無庸愁 予言相待者。蓋其自視所為與視予之言皆不的如此方樂村總角時與予為文酒 之社。登山臨水。刻燭引杯藥村未嘗不在與會所到隨物賦形愈捷愈五一時能言 李子縣村屬子序其近該越三年矣予久負諾賣而縣村之詩亦復私之箧行若與 我知其一二而不足以喻乎大也故為之說以解之· 村方屏跡漢江、報落人事。日興鶴開念堂諸君講明切究其詩乃益以進於古人子 之士少復過之者及予北走燕趙西通郡郢貪米靳黃問罷詩不諱者殆十年而藥 於年少故也向使由是而之馬淵然充以學問更幅然理於性情其所得直直如彼 也堪先自古文章之處不壞於老成而壞於年少負意氣務為可喜者盖入之也未 既數予之廢棄於是為可惜而又幸藥村之久於其中不少易者為卒有以至于成 如其託乎清流則絕演斷港何不可以濯吾足者而必洞庭之為哉吾惜夫拘於方 以得其形於是諸異於篇章相抵於字句要妙於聲音節奏之間以求可真而其敢 國朝文歷《卷六 乃有不可勝窮者紹述之於交長吉之於該昌黎雖亟稱之而卒不能不說於正成 **忽其所得已不深而復以意氣持之則學問之途不能以博其趣而性情之感無由** 樂村詩鈔序

愈若不足而不苟於求一時之知今所抄古今體詩十二卷皆從漢上得之年少可 喜之作亦己不存而予與藥材各有四方之起回想平生尊酒遇從其樂蓋不可復 得而予又安能已於言雅 而已裁棄村惟入於其中者忽故能用古人之長而去其較而所得者深故愈久而 名附見于其集中以志其合志同術之義屬予編次而為之原明先將遂歸致塘矣 之故士之躬者常多而詩之工者常少或工於其辭而其指未養其指雖善而語益 **都宜其持之工也嗟夫詩之變也莫不始於憂傷而於於然非大抵皆躬於遇者為** 知其身之在獨放也惡知夫遇之窮然不知其窮故其氣定其氣定故其神和其置 之所為作也而被飲夫且雅書對酒掃地焚香軍墨之娛交遊之樂無日無之而不 醉以虚市夜起聊躅乎秋風傍惶於迎益每吟一篇嗒然若失嗚吒此亦困頓無聊 北走燕留帶於越所遇山川都邑風土人物往往皆見之詩其為詩也則往往荒江 被飲少負威名推本照纸足以有為及科举之之優不遇於有司索米四大東通 葵未冬。暗陸子被飲于沌陽得讀其所為古今體詩予既喜見故人而被飲欲使予 力也常專而優游以入其中也常從容而有所得聲音節奏之善蓋有莫知所由然 陸後飲詩集序

莫不攻其所難心而去其所可為韓子之之疏通正大如其為人而其為詩概横非 筱飲科學之文清曠絕俗所在有名或一旦遇於世未可知雖然若後飲者故不 其分事失其真告流於激者皆詩之變也君子無取馬請被飲詩者可以思其故己 漢上遂與定交云鄭圖于書無所不讀慷慨善談論喜飲酒不拘繩乃平生於文章 于遇不遇也予獨怪論詩者知詩以窮而不而不知詩以窮而幾知詩之工工於窮 郭光怪百出所謂攻其所難入也子厚屏跡荒為威慨無肺不平之熟盡見於文而 跡衆人之中不避塵俗而詩清遠與人遇無復款此而感舊書懷之作性情深厚讀 項刻立就初不屑愈而詩獨刻苦為心未君當與子言鄭圖為人豪放而詩謹嚴 刻 馬自喜是任其才而已矣这其性任其才的其之變而詩本當不工者自能多軍李 性之所近與用其才之所長苦其難而無復心是恣其性而已矣得其近似而沾沾 具為詩古穆沖憑論者此之淵明所謂去其所可喜也是故詩之做也莫思乎因其 通逸堂詩四卷即子鄭圖客具中作也朱君布如得其稿本假子讀之而鄭圖通 而不知夫窮而不知其窮而詩乃工也故序次其集而推論之以告夫凡為詩者 一則然蓋不可測若是予以謂此鄭國之詩所以工也古之作者莫不善變善變 明之重魔を元 **迺逸堂詩稿序** 涸

若玉杯廣平之城梅挖皆不復類其為人而皆不可測鄭圖方且肆力於古文變而易杜元凱日在行陣而長於春秘皮襲美之許不過如陸魯望而能尊孟元董子之終年。與予文县晚而持論甚会故言其作詩之指如此抑閱之嗣宗之故達而通於長者是也然則謂鄭圖之詩不可測國即其詩之所由工也與鄭圖往來江漢垂十翰林已下不過數人不然其弊將至於苟且率易叫囂張聖若明季詩人之互相雄
---

六藝禮祭射御書數也與乎此則父母樂之鄉黨祭之朝廷龍之不與乎此則父 品且則欣然養雖然起有不期然而然者先王因其勢而利導之謂名不特非君子 過情者固以為宜然而受之不疑矣聖人之所以教人與明王之所以属世夫宣有 不稱為疾不稱則其樂有稱也甚矣孟子只聲閉過情君子恥之恥過情則其於 配之鄉黨成之朝廷棄之是則名也者名其實也當世之名即後世之名也使天 無所物而為養無所畏而不為惡者天下宿有幾人即幾人者私不競乎名亦未嘗 之所禁且亦有志者所緣强勉筋屬以循乎實之途也故樂得而寓夫振奮之樣 古昔城時感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不竭蹶奔赴乎其間大庸狼人之逐 國例文雅思卷天 教為民而資與之口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也曰六行。孝友睦州任恤也即其次亦 **从名為點而思欲避而去之者也且其所謂名者。果何由而致之哉周禮以鄉三** 逐於利者因無與於名已其自中材以上知以言利為即者一隆之以替稱優之 人而好名天下將人人而不失其實與名何負於人哉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論名上 尚未盛故書此王章以補其闕 讀范文正近名論已發明名之為益而破拘儒之見矣然第就在上者言 謑 物

亦何必垂法戒於將來故 存者誰則甘不齒於人聲故夫名之所在即利之所在者君子不以近利而奏靡 廢以自逃於名之外名之所在未必非害之所在者慷慨好修之士亦未當不强其 雄木當有所震懾委曲而持清議諤諤不可回也自非中人以下為然無復恥心 禄之下鄉黨學校之中日陳斯人之行而較其短長有所善則雖寒素貧軍終其 雖名於朝與野之不同而所籍以維其實者無不同也奈何後世儒生過為高論動 所難以避他人之訕笑而就其稱譽之恭然則先王之時與漢唐宋明風俗之城時 之道我十人而五而矯飾偽託者添亦世所必不能無也然而忠孝廉潔之詣賴 諸君子始競以名節自屬唐宋明中葉亦順類此雖其問用意過當不合聖賢中 而悔華為之推服景仰俾發開於遠近而不之掩其有不養即以卿相之毒勢力之 不墜其益為己多矣斯豈非名之所致也哉顧於此時褒貶予奪之權不操之上 三代以降政教日惠迄於戰國而寡廉解耶之徒接迹於天下。歷漢三百餘年。黨 一道映 名非君子之所尚嗟光名果非君子之所尚也則夫妹好談發階德史氏之華削 論名中 西灣林鄉私科 Ż 颓

節偽託於名者上徵以之市崇利以肥其勢次亦以悅衆人之耳目而取重於閱里 識時務者呼為後傑而已於斯時也一有持清操属康隅之士出乎其間衆且非笑 無非技邪無附決裂禮教之徒而鄉問人士亦遂習以為風父勉其子兄勉其弟日 間平二者無一有馬則望望然去之矣夫溪唐宋明之季其朝之上監禁顧貴馬者 漢唐宋明之季安得有好名之人哉有好名之人各以為必能其實者也夫所謂為 徒而與勵樂育之不謂誦法孔孟者·執其迁拘之見而一以好名斤之也夫儒先之 清者予雖或其學問未底於純粹言行未能以相拖而其拔俗之極視狠瑣雖龊者 乎今欲附聖賢之緣恥為庸愚之歸者豈非所謂衆人皆醉我獨醒衆人皆濁我 之嫉惡之而俾斯人無所容其身是即質勝中人平日感發於讀書稽古命意較然 聖賢之理而已矣吾願誦法孔子者之審之慎無與矯飾偽託者流等極而齊觀馬 言曰窩與聖賢爭理不與流俗爭名特是好名而櫻流俗之忌者則其所好之名即 己不啻霄漢之於土壤能其實者舍斯人誰望馬則使孔孟而生於斯必將引以為 **温矯飾偽託者流其揣摩最熟其營求最巧者哉然則嘐嘐自覓知兼乎古不知兼** 旦涉歷世途身當况味亦且退然自沮思所以貶志改節而不櫻流俗之忌矣又 ).mel 3/\_.....()

龍湫山人像贊井序

生海鹽巢端明先生并吾邑馬舜仲先生與先生共四人数百里中遙相望也皆前 城市感帆抑勢之無一萬之詩高風峻節其世下猶凛凛隔當是時具都徐俊齊先 潛夫李先生自甲申後逐跡龍湫山中躬其首被開黎脈自號龍湫山人屏足不

明舉人未當食朝廷之禄服朝廷之宮而君臣之義無所解於其心至於凍餓且

Ż

之四先生中侯哥先生及先生名尤城士林雖頑懦亦各競相欽仍盖人心之公不 官守者之死而又不可如尋常之民之樂而生則含酸站苦舜其體廣以求不敷於 其謬託為隱士者非怪廷者流即清開自適之子也惟夫變故忽遠義既不得如有 而未始稍蹙抑亦可以繼夷齊而為百世師也已余當謂治平之時無所謂隱士也 心。其斟酌非的然矣余親明本一時逃爵禄服居士脈未幾造褐王侯卿相之門則 可泯也况忝為同里後學且稍知自訪者光丁酉春正月先生之從曹孫某態先生 又譯希隱士之名而實鄙夫小人之無所據者爾四先生輩必惡之皆之而不屑聞

像於中堂類過之謹再拜而為之贊曰

其貌清雅其意嗟吒何我生之不侵值故國之為堪雖未當析廷而擔無亦己曾名

1111 國學扶輪社印

	4120												25 <sup>2</sup> (25 %)	Section 1	
						(					- 4 1		有餘年矣猶使人展其遺像而為之惶然自訪夫廉隅。	4	列乎順舊其不然住官者所以報舊君之養士其不為激烈而自指
	•		,							}			餘	能	7
١	1												一个	4	演演
	,												植	企	耳
											<u> </u>		使	甲	オ
			\ 		<u> </u>								人	2	杰
			ł	}			,						及日	水	仕位
-								<u> </u>					道	承	老
•			Ì					) ·					像	迹	例
-		i I	İ			}		<b> </b>		:			4	於	17
			•										何	平地	和技
													12	节	君君
		 			]		[ ]					1	然	凍	3
		[ ,											自然	版工	农
		<b>!</b>   ;											大	霜	上
													廉	居	オ
		i		i				i			ļ	:	12		ii.
													Ĭ	吗	激
١	. !											Ì		龙	7.
	İ						İ							之	自
	i							!						而能容夫巢由之徒爰屏迹於草野甘凍飯而寂居嗚呼先生之残於今蓋一百、	找
												٠٠.		於人	有
1		·					·		· · ·	1				学	水鱼
					1				٠.					<u> </u>	4
				' '			· .							百	者去免舜在上
7				[			[	[	[	( )	<b>.</b> .		[ˈ →	-	上

其操性不同如燕越然而相得甚敬酬酢之解亦县粉余雨善之而皆未之能學也 之約余笑而詳之未幾西京出宰肥城君亦將涉湖湘而余先以大考去官就浮家 為人君詩工於言情密於律法平生官遊半天下。身所問思學與之進一切感事懷 於山左旬月之間模被四出顧晦殊趣視叢時之談空說有酒碧鑑紅茫茫如隔機 雨君皆不能飲酒或為余設萬間出詩文相商権談詣至夜分不使因有偕住華山 自余居京師七年。頂擇交遊故新知者特寡獨于吾秦中獲二友馬。一為李子西京 Thinks / [ [ [ [ ] ] ] ] 備群交情之可感以贈行即以為序蓋余與君之投分非徒詩也宋張忠定公遇華 **人、蔡悴悲愉皆以赘之於詩遊雲初葉杵行已久近於巾箱出三編屬為論定余乃** 使雨君出求之一郡一邑而余歸求之一鄉其可得那西京之詩壮健有奇藏如其 塵矣夫以京師人才都會之區而交道之難如此一旦時過境邁邈馬不可復追沈 外之優常滿言偶不合即怒而大課君文弱如不勝衣終日閉戶焚香丹鉛不去手 不可謂不窮也然其詩愈益工其在都與西京共棲僧者西京性豪遊善書書名戶 進士。再出字。報註吏議今復官湖南資廉禄以養又重賦悼亡縣下僅兩弱女其遇 其一為詩人楊君子安君為潼關函東先生曾孫世以詩業其家至君而益太起家 邈雲三編序 醉者廷

授西粤之修仁再補吳與之德清中間南北奔走勞苦顛頓我行数萬里歷二十餘 寒暴而雨任曾不滿一歲其坎壞視余尤甚也失意於上官不必調而調不必送部 引對而咨送入都皆非人之所為而不必致憾於城氏之子也然君乘寬随之**成**月 部需次之時而余己罷疏出入相避動如參商之不相見也君通於學而蹇於此初 以鄉里負笈從論文會議展夕觀磨屬自夏首這秋之半也成進士後君歸班。追守 含級諾公子之請而預銘君嬪樂未極而生悲尤事理之至常而至奇者也君家武 同些同方同我而好會日淺今年同客勝西談無者累月而竟恤恤馬問其疾視其 年而君為色字至髮左降學職未上余以此始君以此終皆潦倒終無所就又周不 師也於西鄉說不同榜而同學者就 廷戡皆同丁丑也余官廣文二年在翰林七 鸡·呼菜等張君之與余如唐韓宋蘇之同值磨蝎宮也今則生並世而同里也學同 未可勉以答楚人之**坚余方謀筆耕養親以待君他年倘相遇於蓮華仙掌間當版** 功去维南五百里末由相識也成庚午。余入關中書院肆葉。主講者孫西奉師而君 除語言文字相與採性命真源也并寄訊西京以為然否 山希夷先生日子神仙中心然失火家方待君殺可不赴耶君志為於遂初而勢有 国南ラ同門スコノ 南林張君蔥誌銘

满官壯游西至蜀南極摩鄉往來吳越荆豫以至無趙而終老於商也山海足以供 文翁高联信其服務公帑以優給私親也君之疾也妻子設之議其殁也親家門弟 未被於民物為可悼惜也罷官不歸久容齊唇問掌峰縣勝州書院之数十年皆以 子哭之哀辨香煎的陳推而酹酒者經月不給剪其数而欽其德固不徒門牆之髦 俊也君之名曰洲字琴拳也又自號日南林也卒之成丁和為乾隆五十二年七月 小阮德潤君為東道主正身率士經指授者多騰達以去而與學擇師共戴使君如 為贈公墓誌者不再詳也嗚呼。余與君生平遺際十同六七則文章雖拙而銘君者 **生孫照著將奉母扶震輛以歸而奠諸佳城也祖以上世次名行見於酉華先生所** 思贈封正七品如君階也配康氏系出對山先生以貴且賢得附見也子樹楠縣學 廿一日。鮮甲初風而不至生之長者。兩月也考曰文學食自就楊氏維母為氏 **些君幼而颠梳長而敦敬與人無叮哇而善善則長達於政事綽總而對不得施澤** 有以撓敗之如君之抑塞於生前而彰徹於身後人所不忌而造物且或為之寬假 其詩文也文宗八家而以左史坚其骨詩湖三启而以發送疏其氣蓋已良然成象 其雕鎔想偷足以發其精彩淬礪而溢滌之又安知非天之玉汝於成而將以大昌 國阴文雅學卷六 而卓乎可名一家者也嗚呼富贵者天之所輕而獨若斯人以名然於兼得者愈思

To the same	garsania izanbasa			
			戴達柳墨導好 教学所我力 物之用當其無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戴连柳翠等,经杜扶武功无社扮榆雕楚些,盖歸子, 热带草纸我之彩悬酒娱作无晏.丹黄劬事未竟,鹏坐隅,置芝般召而起神超越物之用,當其無宰官耶,過文儒雲錦段明月珠就經心,齊史,晚變齊魯春風數竹新宴,介宣信, 对光之之也彰已	下るという。
			人 粉 柳 聽 楚 些	4
			五篇 子。	
			芝殿召而起神	1. 1 198
			超越竹板林	国等出来行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遠覧 之卯舉人官鎮远縣知縣	誌銘	古羅棠愛編序	黃紹統字無動號異堂廣東香山人乾隆己	方孝子傳	我青選字羅 展	·	六國論下	六國論上	彭光子 好軍人官知縣有雲沒草堂文到	圏朝文匯乙集目録
旗	\\\\\\\\\\\\\\\\\\\\\\\\\\\\\\\\\\\\\\		と	と		£.		***				

<b>为人</b>	鄉洽	<b>浅才</b>	原命	張 望穿梭墙號別楊江西武		書胡孝子事	化金司動	<b>胡廣善字受殺點心泉安微敵縣人影</b>		李彦平墓誌銘	劉公祠墓碑	張可庭先生傳	為山先生傳	劉秀才傳	國南文匯 卷二六
ナカ	ナヘ	ナハ	ナセ		十五	十四十四	十四		ナニ	ナニ	+	ナ	+	九	國學扶輪社印

別月に 国 / 人人・・・・・・・・・・・・・・・・・・・・・・・・・・・・・・・・・		遊黄山記	非圆自記	宣忠堂支護序	曹文值字近板號竹座安做敵縣人乾隆庚辰進士		吳高增兒故衛斯江秀水	追葬鹭渚阡	盛大夫博	送魏梅山歸龍津序	堅姦問	
なり	J	ニナケ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日		リナコ	ルナハ	기수 (	ニナ	

· 坑以制山東以故魏被兵於泰迄戰國無甯藏一大敗於衛鞅而河西藏再大敗於 昏夜巨盗踵門燔其極將黎主人而戕之環顧僮僕鄰里胥惶戚辟朋英敢敬即 苔人 火不止此言特為魏危必然魏固無如何即他若韓與趙一再胎秦楚屢構奏禍亦 **各十二三而惟魏居半期盖魏地近秦秦不得魏則上郡制中之險與魏共不能把** 闽 僅再割地子泰商事泰最強未聞割地燕戲婚九圖在垂亡之日並非魏比然則六 國史記諸書見夫諸侯之地之入於泰泰以兵力取之者十八九諸侯自以其地獻 且不免不得已分與金帛為好言以款其去亦情勢之常宜無足怪吾又當思考戦 褶六國雖遇不至此然則其賂秦何明曰彼將以救亡云爾里人有擁萬金之産者 |朝文匯乙集巻二十九 起而安邑融三大敗於穰侯而南陽又殿蘇代云以地事為猶抱新救火新不盡 地都諸侯之大寶也略人者人主之大辱也無故稱大寶司太為自速復亡之實 秦論亦未可遂指為亡國之計也昔文王獻洛西於紂而周以與勾践掃境內 未當概以賂秦為事也而論者很執辨士一偏之說識其不戰而亡過矣且即 成各六國以割地路泰而古夫豈然故余謂六國之古自亡也非亡於路泰也 風論 ŀ 彭光斗

國南文匠 治江八

之謂自亡也已自亡者安往不得其亡而豈繁秦之略與不船哉 而已然則六國何以亡也曰六國徒知略秦可以放亡而不思自固其如其君臣 則是割地不足以病察夫割地不足病泰而獨以病六國亦多見其好以成敗論 與之獨不聞魔者秦亦當船六國形孟嘗之師一叩函谷返從棲緩抵割河東三大 下惟異然以偷安縱欲為事而又與兵構恕互相摟伪猶抱已死之症加急副爲是 以講於諸侯當此時也秦方惴惴馬處六國之亡己也完之秦不心且能亡六 越終霸韓魏之光不拒智伯請地卒滅智氏而分其國老子云將敬奪之必固 六國論下

也其所以內清由利害之說構之也構造者因君曷嫁害孤構齊者曰慎勿利歸 則以蘇泰為之醫天下有良醫馬其視人病先審其致病之由為表為惠以無投之 不再潮而其人霍然無復患哉夫六國之易散難合何為永病不在外訌而在內價 亦不敢遽出兵窺山歌天下稍安是合從老固六國救亡之良方也而其合之不久 上共議續泰約秦伐一國則諸國出師教之當是時王侯將相成拱手奉約唯謹秦 療病者方也為方者醫也告者贏泰侍其强大為六國害諸侯王於是會於洹水之 積則實日開繁日開則樹敵多而勢益孤春何其孤而多敵則媒被問此使怒

羞之且趙七是兩自撤其敲不亡而地亦半折於秦與魏王特以空名市實稱甚非 辛垣 算也大王幸聽臣按甲不逃魏必不敢獨助泰因與趙合而擊養天下聞之威多齊 刻 策史稱秦智過人吾不信也昔爲仲連客避秦圍邯耶愈趙議帝秦仲連聞之往折 **<b>与能如是而秦亦庶幾轉敗為功者矣胡乃能辭脫禍來往無礙卒未聞為趙畫** 指於齊矣且王母以魏解也魏弱選泰其畏秦而唯所驅使曷怪齊国與秦雨大緒 之武之救鄭挺身往就将王曰趙兄弟之國不可伐背盟者不禄臣恐天下義兵尊 以虚聲相恐喝哉計不出此觀其所與聲侯言者仍無過怵以害而啖以利譬諸 好使六國坦然如骨月之不相思則不斬擯奏而奏自攙何必身主敦祭騰書函谷 諸侯宜正告以先王睦鄭之離次動以吉山同患之情母貪忮以啟爭務数信以全 不受秦欺亦共起擊桑則此一舉而骨魏抗秦全越仲大信於天下桓文之烈不過 候王無不延頭跂踵樂奉大王之高誼者一旦冒不進之名效弱魏之魏臣竊 夫發合從之識者誰乎吾能發之必能收之當趙受伐時泰固服然在趙也誠如燭 方病狂反飲以發風動氣之樂其狂將益甚矣故合僅一年而秦遂誘齊魏伐越且 己者轉而朝己是己以陽關六國而陰制其命此內潰之禍也為蘇秦乱力能大合 別文進見をこれ **行却秦軍五十里被一布衣而排難解級義動王侯若是曾謂躬佩相印為從** 

アンドニアランニン

國學扶輪社印

幸所任者秦始既謀之不臟繼且委之而去從散約羅終戰國不能復念以迄於亡 **蔣云死病無良醫信夫** 約長者說力反出連下哉嗚呼合從非成世事也而六國賴以救也君子猶取馬不

芮處士傳

色故處士的城字嚴再農家子也的随父過村熟財學兒請書統一編各為覆誦

名士方威修壇地互相標榜而城獨與同色陳名夏趙理之吳縣彭旭史燧馬世傑 世後第合社講學以忠孝大節相切顧稱瀬上十三子。會甲中之號城 縣庭嗣則京城破後朝臣或遁或降而名夏官給事中亦污偽命則益悲吃忿忿

日偕諸子哭

且歌且泣傍復澤咷聞者擬諸謝皋羽西臺之作云福藩稱制捕諸從逆者名夏逃 恨不獲以布衣殉國難而又惜同學之守節不堅為桑梓站也爰賦滄浪吟数十篇

名夏枯中樞屢專便以大魁招城出不應隱居荒野幅巾裹髮終身弗變初名夏之 朝受命龍興諸人多以文章勳業食跡自庸而城已謝諸生服矣既

行其志及我

**誤城厲聲已胡不三巫麾令去已吾不忍鳴汝罪也城自是遂與諸子稍稍異尚獨** 歸里詣城城面壁臥曰君亡不死安用子見祸名夏跽且哭曰當再縊不幸為殺 流乃令就學補縣弟子員旋食飾是時明社將亡流寇江海內惟江左半壁晏然知

女中

歸自北也彭旭率同學攻計之過後修超將中地以法既成獨適奉 平軼事乃知先生固以處士終者也夫先生之志節結婚若此設早通顯於也成 前 應聲指卷頁無一錯實不取直而去一異僧自遠方來博辨罕對比推七十三甲子。 論曰。余童年謁里中鄉賢祠見的先生名哀然首列心竊異之長而讀其之訪其生 醒,經史疑義考證尤精具載勢瓜錄他著述尚廣多散佚半為人更名刊而其沒也 應諾釋也記不一見而返城高才於書靡不讀當有買換二十一史截僻句挑之城 乃乘肩與往而扁其外名夏喜遽出逃叩何言城隔惟語已從公乞彭旭耳名夏立 余來京師間中川有段烈婦云烈婦盧氏少歸段籍隸河南延津縣禮鄉村家萬夫 湖麻无僧大数脈乃下拜或日僧故崇禎朝名進士隱於浮屠者也城之學博而能 刻明文産のもった 無賴者關氏子處數数往挑不應遂於各夜穴牆心氏驚起叱之急手掩氏口曰非 慵食他往久不返氏獨撫子女紡績為塩所居泥棚二堵堵以外皆隙地也同里有 不為處士也 取義當娘倪馬諸公並光國忠解催以處士祖豆一鄉哉然吾意陳公有知之轉悔 日階前紅牡丹花蓝白 段烈婦傅 赦來江南城

W 七人日許忠尹心數得非若耶蓋許為午言午言為馬語失貫胸則忠字也諦見許 不謂難馬按延邑近洪洪故所稱桑間地也烈婦處故上節操獨凛凛如是則豈非 也乾近風氣日鄉民之縱欲在很彌甚悲哉烈婦以一房女子與死徒相 論已伊古婦女守真不為強暴汙者首稱召南行露野衛兩詩然余觀其時江溪 事者其令江右周君燻也周又為樂府四卷行於世號中州思烈船 **脊股掌閥爪迹參錯英可数誌一訊吐電始悉氏死時反覆抵拒狀而欲定矣傳其** 馬人立而語矢貫其胸覺異馬適奉文派夫溶河乃往取村戶版籍按名數之至第 兩手伏地其一路曲袖中令出視有片絮裹指啮痕宛然裸具體觀之則自項及育 非盗願莫得殺氏者主名為默禱於補會月食極與同官禮護果隱几微睡突見 而磔無賴者於市時乾隆十八年季秋朔也氏死在是年為里民走報縣尹尹愈 則抵桿益力無賴者知不可奪情具攬絕束其喉三而之復取絡枝鎮連刺氏腹乃 偷也勿叱氏怒臨其指無賴者負痛掉而益之壁隅氏氣結於吐指云始釋我及起 THE PROPERTY OF THE LEEP 冥之時而乃鄰大不聞死鹿被東百端抗抵至力竭氣强富受屠養不辱以終可 知重羞恥即間有雀鼠軍得毅然後禮義以絕之以是數古之為貞女者猶 小兒女路坑嗚鳴處其嗥也並毙之妝未幾事露具微奏聞 敕建坊旌 格於風 139 易 雨

	No contra						- 10 <u>0</u> 10 10 10 10	27.1211 133111	in security in	
									20	雕於
										聖世之德化者深故堪與南國貞姬姫美哉被諸管絃以當房中雅奏宜
		:								低化者深
									:	故堪典
				/					'	南國貞姬
į									·	姬美哉
										极諸管核
				:	!	:				汉當房
										中雅奏

將戾吾母吾能安予且吾常見吾里中之婦矣禄箕尾執炊繁作苦克家者猶往往 祖有妻而早亡遂不娶或勒之威祖既然已娶婦以事親也顧賢者實難脱其不賢 通常人一日晨哭順絕鄉里驚殺之始嗚咽而與家咸感致此矣手東土石刷初威 無後為大孝子以不再娶而卒無子母乃戾于古訓殿是又不然孝子因愚不知書 赞日孝子可謂終其身孺慕者矣雖無嬌結爲俗之行可不謂賢勵或日不孝有三 吾親出則有妹以代吾從使吾母得安其天年乃吾事畢矣又奚以婦為終不復娶 難之求其與子一心順旨承願疾痛疴癢相關者卒未之聞也今吾居則事事親 **電行數里有蛇當其前驚而却頃之蛇乃去復前行里訴則蛇又在兩威祖惟敗** 安之非威祖不適也威祖業員販無兄弟一妹嫁里中常往來省聽出則呼其妹以 方孝子者姓董氏名咸祖雲南黑鹽井細民也以其幼寄方姓呼之日方孝子云咸 日是公吾母病唤我矣急歸則母果病即方喚成祖也自是**追不復出及母來哀**殺 祖樸誠不知書早失父事母純孝凡起居寒煥飲食事奉必躬親之無少概母亦其 母屬之妹亦能先意承志如威祖如是者以為常蓋數十年如一日嗣威祖當民出 未幾亦病各竟無子包學海云 方孝子傳 錢青選

1

者也亦行其心之所安己耳顧安知不娶無子之為非耶乃其妹者又能以其兄事 或既然而尚可回也及聞祖言知莫與為加志乃定至期媒來促擬氏方磨腐異返 色既而自禁以病藏目漸盲且廢至不復能人氏亦安之無少異也鄰里以氏之賢 自鄉望見與從且至乃大呼哭日兒有夫也雖残廢願卒守之奈何以兒再嫁也急 四十有八年癸卯七月初二日也獲尸於井北境之紡蘆潭旗色不少點 出户羅身投于河教者攪其裾氏頓給赴激湍值水方漲瞬息隨流去以死時乾隆 恐不能憶汝自主之因聚治氏遂含沸麟初氏之告其祖也盖猶冀其事之未必然 是者數馬氏年二十有四矣自禁憫氏節商嫁之氏不應成成約氏微聞之奔告其 六字并民何自崇自崇貧無恆業父子惟力作自給氏亦辛勤左右之居三年無怨 烈婦楊氏者滇之黑鹽井人楊順科女孫也生三城父母亡祖父母撫而長之年十 母之心為心而事其事亦加于凡為女者一等矣 國朝文匯《卷云光 勤於力也相與嘉敬或稍資給之蓋有借于氏之偏作而氏亦獲資以濟具數 日婦人多輕生然死得其正則生輕而死重矣烈婦之以烈見也盖其遇為之孟 祖謂之日夫在而嫁非訓也然汝尚少無子如今即自為將何所終託先子老矣 烈编楊氏傳 國學扶輪社印

図別之産を元			<ul><li>歩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上別氏之死也去廣二姑事方一四子云所惡有甚于死者氏庶幾</li></ul>
( ) 集			您其遇嘉其志又感其異是以流連與難為書而傳之而不能自己也聞氏之死也去廣二姑事方一甲子其死之地與日月則又皆同也宜偶然故余既子云所惡有甚于死者氏庶幾似之可以風矣雖格于例不得旌詎終湮沒勘抑又

藏充積雖有木餓水毁不為災熙熙然日歌舞於問井桑麻之間而常之成遠矣邑 第自昨之冬至今之夏寢食不遑服難施借事事躬親城鄉遠遇區畫井井凡邱荒 之色盎然凡吾俯觀瞻所及登臨所孟無地非公蒙也何獨詩余曰公之棠無地不 舉新黉序而堂無夾煞葺文昌廟而學舍秋然培龍嶺土種台山本復文昌橋山 矣邑人誦公之競欲名其詩而不得此之甘蒙志不忘也昔召伯有蒙而無哉有常 念諸勒事者數月之勞惠詩以謝之嗚呼公之心盡矣公之澤厚矣公之詩於是 善疏靡不舉四境帖然至是民困稍甦公益做此瘵哀仇離引咎自責作詩見起復 而傳公說以千百世內千萬户之人皆獲見是該父老子弟務農力穩三年九年蓋 在也以詩為党吾知公之崇無時而不有也公為邑千萬戶而作詩邑又為千百世 則詩不作可也敬希之竟國人自詠之也公無常而有該有詩則以詩為常可也邑 西邑大旱民大饑以偏災故格於例不獲 公久誦公詩而樂和之以誌愛戴之私故曰古羅索愛也公之詩何為而作也成丁 石邑為古羅州地棠愛編者邑人沐邑侯喻公之漢誦公之詩如對甘棠也邑人愛 和之一蔽芾之意也或曰公之常無乎不在也公治石未三載政簡刑清廢墜具 古羅棠髮編序 上聞公側然為斯民憂日夜籌赦荒之 黄絽統

國朝文匯《卷天

人題余言因并請余與軍公所和之代索集成編付之样人而以余言升其簡端

明經李樸庵墓誌銘

之四子壻也壽六十有六康照癸己六月廿七、乾隆戊戌五月廿七君生卒之年月 也孺人黃氏其配也色學生日安者其嗣也日陳釋珍鍾崑章諸生業益黃友道君 者考也已增生薛進之者王考也處士薛拳雲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君所候選者 君姓李的特秀名也論升字也樓庵其利號也孝莊門人所私該也邑增生薛王會

屋晚而以明經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貧至性少孤恨無以養厥者奉母孝謹 器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修潔學識醇深報為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記困於場 若日也君幼而類敬早通詩書易三經少從其伯考愚山先生學舉子業當期以國

前雜詩花和授徒其中時展卷風簷花徑下脩然自得非慶吊親串外足不踰鄉關 當侍疾寢食不違左右中常厕腧親自幹終與其仲同居數十年分甘潤寫及受怡 紙生平廉介自持不管求非分終身粗衣粮食晏如也舍旁當構一室竹窗素墊陷 俗和光之代尤喜周人之愈聞有陳某者鬻其女於遠容券成歸金矣臨歧父女哭 問與族都敦接温恭謙議羣飲其和若鄉曲以事就商手指口盡裁決悉當不為世

別甚像君廉知之願捐金代職客轉以敗約讓君君只亦人子女非販他物比賭斯

國學扶輪社印

												開塘之萬林木對為發祥有自湖厥宗公百世松椒不改宜為君子之出宮	餘年僅一面暗監然有道之容噫亦可風已為之銘曰	吾輩當以真知實践為事不以詞章見長今縣厥所為庶幾知道者余司訓此土	景况坚要前約心能忍光客悟領金選女而去其隱德多類此聞君好該理學嘗謂
--	--	--	--	--	--	--	--	--	--	--	--	-------------------------------	-----------------------	---------------------------------	----------------------------------

氣平居凝塵滿榻琴書顛倒很籍鼠嘖嘖氣其中檢書時若恐照之有邀之遊未當 兵悲九 弟獻其父時或不得通則循牆走泣且望見之者莫不泣下具枕旁為淚所漬久而 博莫能測也初先生既被放遠近皆兼其行多道子弟從之所得束脩甘旨潛託 手入祖摄風擲於地蠕蠕抵然為人白也眉目如盡人未當見其讀盡叩之淹貫淵 跳置酒則聽遇可與言者軟醒頭經月不梳衣無美惡做不補垢膩常滿行市中反 **乔哭飲娟甚愿歸其丧於西華其父乃痛而復甦口嗚呼奈何而有孝子而早不悟** 盈尺皆殿八年就吏部邀京師地震死者甚飛先生遂不免今禮部侍郎都公一極 哭甚哀家人皆哭則先生之卒也於是知先生與先君子蓋兄弟交云後時時從士 於堂不自知涕泣之何從也余猶記三四歲時一日夜將半叩門聲急既而先君子 也所著詩雜文多七今存者不十篇子住此。 國朝文歷歷卷二九 此。何怪夫人之致疑於天也然先生殁且三十年。而且流宛在况冺者蓋不知凡幾 大夫長者問先生軼藝而選支那落級述無由夫以先生之行而所遭之酷至於 後學張遠覧只余生不及見可庭先生然時酹酒於先生之墓又獲拜先生之夫人 劉公祠墓碑 國學扶輪社印

絕於通祠成于康熙八年售有確公之始末未詳也余故考述其事揭諸道在傳 帶雙鵝握大刀。登與固守有勒降者立斬以殉賊望見怒驅其下為十覆送攻之數 縣人皆感愈以死自誓賊屢攻不礼職引去不敢窺西華。十四年正月河南府陷李 悍涵夜親持刀斗坐城楼上督守陴者至忘食左右奉之日民困且死吾食不下也 是時河南 自成殺其帥自立為闖五并其衆以劫汁以東九月屠項城商水越西華居扶溝 公諱伯晓字遇伯河問貢生為人明慈好禮而有氣以崇積十一年為西華縣知縣 钇 井中死縣人葬于東門之外公子福清來迎飛縣人號哭不許至我 日機不至城遂陷公乃釋胃易朝脈內印綬於懷北向望關拜並進拜太夫人自投 天以劉公賜我放色不先不後值事方蹙乃衣乃朔乃浚乃無既惠既嚴斯歌斯秘 二月陷洧川許州長萬郡陵皆逼近西華乃去攻開封公間即遣夫人公子奉太夫 公死時三十年而福清為鹿邑知縣有賢聲西華人曰我公之子也相率而省者不 風耳 歸河間縣人皆泣曰公不歸矣明年正見襄城陷知縣曹思正死之遂攻西華公 目馬時乾隆二十年十一月長至日司其工者縣尉李君大成君亦河間人 盗力與民窮且餓而劫奪無爾日公內推德惠以無難民外嚴守備以祭 朝康然初

奔走如雲作廟以祖生為國土死作國殤青松白楊忠魄是織熊林是禁俎豆是將 狼學賜嘱其來飄然外接不至內計何屬北風肅肅該華冥冥流者人血哭者鬼鬼 得於余者甚冤而余顧愧其無所裨於考平也乃一病百餘日遂至於殁時為乾隆 先是考平從金簡秘周恆山丁敏吉三君學三君皆稱之又學於余之門人王耕食 遂多病顧好讀書而勤於養弟寫處張出也房平友爱無不至寫於朋友久而益新 我時方以危疾各不知人後病稍解杖而起哀動幾於死者數喪繼母殺又甚於是 嗚嗚奪平竟天孝平姓李氏詩原余字之曰者平太學生恩齡之子也生三年而母 神風靈雨芳馥滿堂其降洋洋哀衣編家直伊異人前令此邦 例被寒泉臣之所歸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寄臣此城臣敢每生臣力已竭皇照臣城 公髮上水公氣上騰刀迅如露矢疾如蠅擊鼓其錢百雄已傾脫我我服衣我朝板 **春耕舍之京彦平遂委其家事於為慶而來從余其意孝奉惟恐不得當蓋其所欲** 程夫人残其繼母張夫人余之從林也既於考乎越而考平遂以孝聞年十八遭父 在城未職臣目不與縣人與乃其哀轟為公子來迎萬人是第公仁我人我親公境 耕畬當謂余曰原也姿厚而心沈是不易得夫子幸有以教之則其成也可以今年 到明之重見を示し 李彦平墓誌銘

去不自收拾而望溪每遇一篇瓶錄而奔也其接羅校雙不遺餘丸余文之足存與 之行自期甚看而力恒退然若不勝顧篤于學而尤好余之所為文余所為文賴散 子光動之子景源為之後即望溪也望溪為人小心謹畏少無子弟之過長慕敦篤 姓胡氏諱景廉望溪字也祖崇修所稱偉喬先生即余銘其墓者于光燕無子以從 吾祖夫子為銘今我門弟子也汝並不公為妝知弟莫如師夫子必許我嗚嗚望漢 嗚嗚望漢殁而義其孤來稽顧請銘其墓司亡父臨殁職請銘于夫否且曰昔者葬 哭無不失聲相與謀曰是惟請夫子銘其墓房平雖死不死嗚嗚何忍不銘皆者彦 其年十一月四日甲电葬於其父墓之左篤慶服哀來謁曰吾兄之殁同學二三子 THE THE LAND IN THE THE 以縣學生終娶張的子二應發娶于凌應恭娶于王女子歸王九萬明年四月丙子 是可感也望溪生於乾隆三年十月丙戌卒於嘉慶元年九月戊帛得年五十有 否不公論而實賴望漢而存嗚呼余之所望于望溪者安在而望溪縣懸于余者即 死已數既不死宜可做秋風暴促春地我為銘聊當哭 平諸銘其父墓猶如昨日而遽以銘彦吊安得不有餘愁銘日 四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卯得年三十有一娶白氏贈文林郎賜功女子二鄉緒即於 胡望溪巖誌銘

生我銘斯徽	集		
致 宝 淨 解 人 養 三			
致 室 淨 解 人 著 三			
致 宝 淨 解 人 著 三			
致 宝 淨 解 人 著 三			
致 室 淨 解 人 著 三			
致 室 淨 解 人 著 三			
( ) ( )			
致 <b>室 淨 解 人 著</b> 三			
<b>载室淨解人蓋三</b>			
·			
<b>乾豆淨解人蓋三</b>			
<b>教室淨解人蓋三</b>	!		
		工我銘斯俊	鳴呼望溪是為墓之銘墓中人兮如上
-	,		之于世也不其亦久矣光乃為銘曰
٠.	بالر	略具祖墓今銘望漢銘人墓三世矣以此思余	养堂溪于其祖墓之左嗚呼余昔者

都邑有三人馬口吳淑姬日蔣女日程女淑姬吾鎮人少字潭沒黄夢柏仲子是 其子為之子蓋女自之楊氏十有九年所以事始者一以親貞渐其孝其始始猶暴 嘉桂喜字之己而嗣立死赴告及嘉桂為桂風奇女志越猶豫未忍哉然卒莫能秘 字之將固不可數伊成病死程組派之族也而字將氏將氏家揭田死問至程赴丧 其所字者為槐塘程繼豫繼豫從其父賈長沙積二十餘年勘絕音問父母數欲改 嗣立嗣立之兄弟在也不可其立孤終若義先女乃泣而止比死嗣立之兄弟各以 立之哉則塊然孑然一動幾絕日己矣微欲死之县楊父泣日治無然雖然何婢于 也女閒 做之孝貞江氏女猶信江氏女者邑人其父嘉桂故與楊某姻連楊有子嗣立而養 遊學客死淑姬往吊其歸喪服斬如禮哭盡哀既事入內寢一夕自經死將稱村 往若家終婦事先女乃泣而往見祖姑則祖姑老矣見具姑則姑病且不知人臨嗣 吊哭歸脈自經用母救不得死獨居鍵樓戶級級自食幾三十年乃死金子口以余 昔松江汪文學洪度作女史微鄉因貞淑志錄暑備其以女子未嫁而守死成貞養 之久而習安之又久而悄然覺悟懷然悲泣曰若吾婦明婦如是吾不復苦思亡 江孝貞女頌 則大概被死之嘉桂泣日若無然雖然何坪于嗣立嗣立之父母在也不可 」、当二世/、ノ・ハ・ 升序 代 食 ä ġ. 胡屬善

流漢荆微聞其父之在蜀也則託故友還書以白其城而入吳赴重慶詣成都敗雅 有七龄矣乃心思父通亟风莫治行不可復己好亦撤舊珥為資是用辭家西遊遊 我而未得命于其城于是成在竊首例監君之出也凡十有二載而孝子之生亦一 次西行展轉入買雖一紙家畫夷然不屑也孝子方韶哉固已知其父在客請住尋 而性故豪為不羈自為郡文學。僕赴江窗鄉舉而屢頭則北走京師以鄉學生後 與邑中葉孝原嘉桂齊名學者所稱坦又先生是也例监君續承家學思益迪前光 予例監君之考日正復康熙庚子科舉人卒官山西高平知縣文幹琅珀**傾動東南** 孝子與余為同姓名如指孔堂其字殿考例監君肖嚴先生讓對楊娶于果而生孝 匪惟攀蛇乃古之英関門夷极中幗臼嬰用寡存孤伯道復生於世萬萬不獨清聲 異將慷慨程女從容之死靡思志義則同維江之城前烈比蹤既貞既者擊悦斯宗 入國子監就順天試復不售脫敝凝科名委蛇家室又順聞城城之路遊與劫生即 氏遠矣乃列序而頌之無令史徵專美于前載頌曰 女順相類雖死生之際遭值各殊然皆能以義自完其歸一也江之父母則賢于蔣 子矣是故嗣立之兄弟各以其子為之子者義感致然也金子日孝貞事與英程二 國南文图 光云力 書胡孝子事 一世 國學扶輪社印 例

嘉侯率諸幕僚鼓之江滸瀬登舟例監君失足獨于江川流歐瀬孝子悉恐不報赴 求歸而中江嘉侯感孝子之誠復為之怨思不已例監君乃稍稍心動孝子遂奉以 舊所貽者于中張文學修能盡惡勒尤擊例监君視之蹙然孝子且長跪其側泣涕 見旦夕耳幸勿苦請止宿而後行翼日孝子辭雲多行抵中江例監君故無歸志而 所為居士題志者也居士不復歸矣即君遠仍良苦如之何如之何孝子泣曰楷求 然今吾父安在、日在請孝子入孝子随雲參入雲參故延孝子環視其室外內指材 方愕曰然師烏從知之雲參復曰然則客非肖巖居士即君光孝子大號位下曰然 真武宮也守宮老僧雲麥者見孝子乍問己容非江南人形曰然日非胡姓先孝子 南歸云當孝子之次重慶也資用絕矣進退維合適間人賴君德安行賈蜀中與 又重難具子之遠迹也方猶持慰諭問孝子更出緘書十點次第以進皆例监君親 見以惟師博而導之他非所知也雲參乃徐曰居士入幕中江縣風去此六百里相 木司此居士自備終制也指土城司此居士自為生城也城上碑石則保甯張太守 孝子方倉皇無指而遙望道旁柏林中似有鉗宇者終海暑行碗站往一想云至 州出箭鎮连龍安聯後道徑忠州度保電走劍州越知門往還與萬有餘里皆不遇 逆旅憐其考贈之白金十两孝子籍以供靡獲往復編雨蜀竟得父乾比發自中 別と重 いよう

柴陽書院講席余等執經門下與肺原俱于是乎始相識先生放延彼此分構問 兄弟為辱暨孝子就傳則與余後先同出魯衛鄭先生之門族好世義高平再世用 載例監君乃以天年終而其母果。今尚健在廣善日先子昔受經于高平與例監君 中江亦趣使役從往極竟出其父子于水以歸無悉皆以為孝感所致也既歸越 至其弱不則句日過念羞躬行之得先證學詣之醇班往復流連繼以規勸雖臭味 吾友方君晞原以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廿有七日辛亥疾卒于溪阜即瓮越十月 文學養養而孝子以篤行羞既雕既孫復歸于樸尤宗續古孝子其勘之矣 水從之適舟舵牽挽例監君衣得不獨而孝子湛浮湍流從舵旁得公扶抱大呼而 国事、こに関うオーコン 于桐城則劉學博海等投受淵源醇而不雜加篤志嗜古雖慶務旁年酬應梦如恆 及其弟箕浦下惟于年橋乃獲晨夕馬其後余館西干長慶電授徒之暇略原縣邀 過從然歲時率不數數泊甲申乙酉之間余在豐南而時原與汪子稚川吳子惠川 懿吾晞原也大自余之交于晞原四十年所矣曩者吾師朴山方先生來自淳安主 不啻也先是肺原從張孝廉豹林遊逸紫陽以極轉益多師于婺源則江做君慎修 日內長與柳東選權曆于縣北陽華里之原其孤起泰等近而請該于余嗚呼吾忍 方君晞原權曆誌

成行余往送諸其宛每更関酒虧并坐深該委曲機線未忍分割余固疑此整別耳 手盡一卷烟燭呼鸣比漏下四十刻始息如是者三十年其為學自漢注唐疏以泊 · 詩題感一如其親子弟然所著道古齊初刻其風律直将安溪而自然過之然時原 後生少年苦無趣慾故所與接遇其有志自樹不乾隨流俗者必誘進而獎成之詩 之不殿而敢妄有瑕疵光又竊悼文章之驗與余屈指數十年來師亡道義傳述無 言絕義乖儒流滅裂然人道所以不終為鬼魅者程朱之力也吾衛惇行實践師真 字、黃社燒治嶺阪平山縣且卜宅以妥其高尊累世之喪未葬者又以其餘波及族 **肺原家世葉漢皋。自其尊府藩理公時經紀得所有大以盈俾肺原里层為之繕祠** 文粹文鑑之例署存經義一錢以待後之人嗚吒比肺原公誠之心違于曠類者也 宋五子之盡皆博涉編觀擇其善者而不死于一家不被于一絕會語余孔門而後 以來歸原自以年老子幼鞭長那及屢欲取漢皋之業体而息之未果也去年看始 本當以自是又時時促余與共商権取前明定待在問諸遇擇其尤雅緩稱成盡如 婣久故時其緩愈人得其意間見背覓亦度外置心蓋其徑財而重義也如此比哉 人不獨索陽同門零落殆盡雖近歲年橋二川亦奄忽物化宿草墓門云雄與飯而 引用に重響ない 何晓顾若遇雖歸原亦不自知其何以至是也嗚呼孰謂賭原之一去而不復返耶

系 具肺原所為藩理公行述中不備載載其所學之醇與其志之公且薄而當世之 六十有一夫人豐南吳氏如夫人汪江張氏丈夫子二人起春也長其弟曰起論 而未及見其成也時原諱短置山人由思貢生需次學博學者稱為以衛先生春秋 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光聞之者皆治余亦泣而撫之司子若是而翁為不死矣傳 **蹄原将為起秦娶婦有吉日矣而肺原死赴至家人議從俗借吉起泰拉日烏有教** 云非此其真在其子孫余私度天之所以大師原之後者必将有在而獨悟余之老 不復有斯人為可哀也 国南方同一表言 國學扶輸社印

命常始人事常因人事常主天命常輔然而命不可以一日不治則理不可以一日 之屍數十萬是也命將亂而復治者何孔子畏於匡園於陳蔡是也命將亂而 則理役於氣而天命亂是故有治部有亂命有命將亂而復治者有命將亂而 精理得其衙則氣效順氣效順則氣輔其恐而天命治理失其衙則氣侵權氣侵 或屈配不可以一日使他何以明其然也夫理猶君也氣猶臣也君有聖備臣有忠 言之悖而不可訓也夫人事有順逊天命有治船理與氣不同血治與亂故其命自 之裁有命亂而人治之者有命亂而不可復治者治命者何克舜湯武之惠迪吉供 生民衆幾千萬歲矣蔚之為事功顯之為德行古今益以日遠天地久而長存者大 氣不同立治與亂故異命吾以是數聖人之立身也聖人之事天也奉天之治達天 老於鄉是也夫前古天人之際如此其大較也故曰人事有順逊天命有治船理 題光武之典漢是也命能而不可復治者何跖修而回元牛疾而鯉亡,北窮於魯 付此屬之從逆山是也亂命者何昇得以聚夏泰得以代風成陽之士無子**進長** 古之言命者合天與人先理而後無今之言命者難人於天任氣而遺理嗚嗚何 之者何焚原可以下。該盖可以出微版可以遍是也命亂而人治之者何少康之 狠 冶

能衣食而凍餓且死豈命乎如日命也前乎死者將責其情興抑逆料其死而姑不 亂命可乎哉惟昔聖人知生死之故也為然真知生之時真知死之日及乎事已至 時皆爽局聖人不懼奉天之都而得禍為極遠天之治而得禍亦為恆而有時皆爽 之能不奉天之都違天之治奉天之治而得福為恆遠天之都而得福亦為極而有 國朝文歷人卷二九 責與設早自奮以有衣食而不凍且鍋將憫具動與抑逆料其不死而不用吾憫與 尉則離人於天者矣任氣而遺理者矣離人於天曾有事乎哉任氣而遺理不謂之 者進天而退乎心夫乃真知天命矣今也不然庸庸以自好告告以為事遇者昏弱 也聖人之於天殖也命也有性馬君子不謂命也然則自內者盡人以符於天自外 險以徽本孟子已妖壽不敢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已知命者不立乎展牆之 **馬聖人不為故孔子已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子思子已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 理者無可如何尾未有忽其事而任其命者也有人於此尚為怠其事而棄其生不 而效故遠然後歸之於天而已不與非徒釋衆疑以堅為善而已抑誠氣之加乎其 而不逃點者貪污以自賊雖聞其過懲其點不憚告之以人理彼且曰有命馬有命 有命馬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實主也智之於賢者 下又回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解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快也性也

變定傾側之危盲嫌疑之際持鎮靜之張朝廷者其節天下版其勇若是者孰為之 於多行不義以取華政而免者何以異是嗚呼其可謂不思也已其亦異於聖人也 骨為之矣夫天地之水火在人息用之經數十年而飲食為男女為六淫為七情為 己如御者之致遠不致弗職若是者孰為之志為之矣是故擔君父之重當四海之 深以悲乎天命以閔子人窮母的絕母管居家公孝國公忠如射者之中招不中弗 應無窮若是者歌為之精為之矣是故其位置也自高其待己也甚屬其望世也會 之不預霧之不迷風之不掩繭之不如血之不完絕高不顧險若坦夷其內大充其 遠弗至志之象也骨者水之凝也是故酸之不枵溺之不竭寒之不恶暑之不煩霜 其織精與志其主張精者附之真氣也易以精氣為物言氣氣化生也水之流行無 水法天之一。右火法地之二天地人無水火不能成乎三才。肾以水為膽以火為用 己其真不知命也己 り月ン重型という 猶有都今將鋪就以鋪之人尚天地其生也造形處氣於其父母始生皆皆有兩左 次也才而養者下也夫才而養書與以來有之矣天也山川也學也有所歸也避哉 天以降加山川以鍾布學以養布或才而聖或才而監才而日茂者上也才而止者 淡才 ļ

國南"为日一光江

東則忧嚴以陽日矣曆衰則散散無坚直矣人身也者自無而之有也三月而核不 之才與年加茂聖人不能離乎飲食男女六淫七情學馬而節之假之乎詩書之意 之所降山川之所鎮及其夏也天與山川不能扶世之論才者原始要終雖或城其 能精也不能忘也不能骨也始乎肾者卒乎陷此亦消氣歸根自有而無之驗也天 腎之衰也水衰則濫火衰則处其正委權其邪當事於是精衰則在感而喜忘矣志 由禮曰三十出四十强五十义六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十五十五日四十而哀夏者 不浅而至於姜方且返其父母之天而具芒莫之省也夫惟聖人者學以養之聖人 ノ國學扶輪社印

游之乎仁義之府以葆其精以磨其志以申其骨以扶其鬼有所不足不敢不勉終 其身馬而己矣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煥然愈彰甚矣夫學者變化之神能也 天下之治始乎縣縣之治本乎令然而縣令成教化一風俗以開於宰相天子非其 鄉治

特立而孤行也下有武又有尉亦非丞與尉之輔而足也此其故為縣令者殆未有 有正揮其賢而才者授之然後縣今之耳目股肱備也縣令勒於上約與正與長奏 下不相處政令無與行威惠無與編雜證且康而其政不舉於是里有長鄉有約族 以明馬朝廷垂意為縣矣勤勤於公得其人得人矣又慮以一邑之大民之衆上與

善而教人善以己之惡而謂人惡平居說說其誰信而服之光不信不服而鄉里之 患不可言矣訟狱盈庭簿書花砣縣令日是而不暇食馬極於囹圄充塞補衣半道 於下政令有與行矣感息有與偏矣族之人有一意則其正勘之一族矣里之人有 又不以禮則夫自爱者固不肯為為者類鄉里無賴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好實禍於 於其家而怒詈辱之於廷矣而率其民以奉乎令者固不責属況不選擇而使使之 理戶品治館釋大者則掠殺人公以去一切奔走奴隸之而已一不當則奪卒叫號 閱為事族正既授以虚名而不問鄉約殆非所謂約也里長殆非所謂長也其小者 其怠宣上之德意於民民皆曰上之爱民如此也上之期我以君子善人如此也吾 問百姓疾若人情嚮背而以致吾政優優恰恰勞來而益委重之以樂乎其心而聲 族矣斤之一里矣斤之一鄉矣既已如此縣令於政理之暇又時召見此三人者面 到月 **內而陰享具利且彼亦窺上之以無恥待也眾之所謂下流而居之雖欲深清不行** 國治國治而天下治光如或縣令不能奉承朝廷之意以求化民成俗至以苟且疏 日見鄉里風俗之美也一鄉如此他鄉可知也。一縣如此他縣可知也豈非鄉治而 不得也逐盡從而棄之上之人又孰從而信之不惟上之人不信而己即以己之不 一盖則其長勸之一里矣鄉之人有一善則其約勸之一鄉矣有一不善則斤之 **「加川 」へない** 

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助我者大都君子也挽我者大都小人也又有两人於此其 佛雀觜有同其是而不喜者今有雨人於此其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其一人稅 知人難何謂知人難同其是而喜者情也不同其是而佛者情也有不同其是而無 非望矣此豈其情哉夫賢者快心恢婚回自信因不疑人方且假借地望設吾通之 與其成敢利鈍妄曹華尚或沓默未同其是而此一人已依依與數同其是吳出於 而豈盡無遠其從而挠之者開吾之智也其因而助之者敬吾之明也夫謂因而 者至矣此其固然然而吾之心一耳天下萬有也人之賢不直事之成敗利鈍 湖於是子同聲相應同類相從而助之者至矣於是子異臭相及異色相配而挽之 天子用之顯要聚天下之望朝廷不能有君子無小人不能使君子當事而小人 撓我者不利於事而已此之助我者求便於己而已學成行萬名字大起字相知 人繞我者也不同其是也具一人助我者也同其是也挽我者大都君子也的我者 而不知谁之為之也其亦疏而失其本哉論鄉治 国南江河 之而殺吾之明者何也非其心之果是之所以然者求便於己而已知其賢不肖矣 大都小人也是何也彼之助我者有利於事而已彼之撓我者勿便於己而已此之 國學扶輪社印

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悉以兵授堅行至渑池說言於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 秦王以國士遇我後復為王猛所賣秦王獨能明之此思何可忘也若成運必窮吾 干餘騎馳赴垂軍三萬獨全或勸垂害監垂不從口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 本邦世封幽州不亦美先以為冠軍將軍明年泰滅燕堅之寇晉也大敗於肥水以 或日泰符堅不殺慕容垂以垂之貳於堅就為是非與則皆是與抑皆非與日堅之 生羽毛個人國家古今亦何可支裁故曰知人難 提完大事如此對王室如此而孰知是人之非其情也養爪銳為搏擊之資洗垢求 惮垂不敢發及開垂至大喜如迎執其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他日還柳 之垂方修好於堅子長樂公丕館之鄰西已而相疑而丕且欲圖之垂自鄰行至安 而吾以為皆非也初垂為太傅評所不容奔秦先是秦王堅開恪名陰有圖燕之志 不殺垂就者稱其有人君之度也垂之貳於堅就者原其有復燕之志也則皆是也 陽覺具親即叛秦與斌合抵洛陽稱尊懿復東如石門濟河長驅向鄰石越討垂敗 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於是坚歸長安垂趙安陽會翟斌叛坚聯書使垂討 擬較吾遵路其時以敗大名亦悔之矣其小者點名發色冒不知人之前其大者妄 堅垂問 ( ) ( ME ) ( ) ( ) ( ) ( )

垂之兄子晓本邦固在也滅無而後即何不以幽州相處壓自謂收攬英雄以清四 舊業於是遂上秦王堅表圍難自春但私不拔忽解而去縱不使西歸也主無祀者 秦能亡燕而垂又能使秦不亡無懷其小在忍其大喪以俟吾他日之乘閒而自取 海而不知彼即特起細微猶尚思南面而王。今垂以國易名東望鄰堪先人之宗廟 兵授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是其本心及解都園開不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略昔之 於無照義則公亡垂於此時號涕為無請命身死妻子為俊而無怨也垂能存亡無 之後變為養虎追至渑池而數有蘇張之萬猶為末矣故曰堅非也於是君子為垂 致隙始終而保全之而滅國之怒毒深矣坚在幸無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養魔 悠悠何時能無哀嘯乎條聽之間者。一聞肥水風爽凌霄而去雖其富貴奏養學臣 **没不遣姜譲熊之垂日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赴京師然後修復** 之故其縱史於加晉之兵矣。建之攻鄰也為復無也似也准南侍衛來與淮北悉以 計既以為秦冠軍將軍而伏事於人矣其來則自燕也父此之所刻葉也奏而加兵 思其報復亦器相當然而君父一也復無為就之孝子不貳為堅之忠臣國家方種 目南文图一美三 之本。淮南侍衛乘與淮北悉投兵安全長樂公赴京師解鄰固開其歸路庶乎恭順 禍覺見利而不顧其君故綱目謂之叛是其託於秦以傅虎翼以為異時裂地而王

者皆不足以贖之矣付使秦舉兵攻燕燕之將亡垂計窮逃陷久之被有形便之地 寒松聲在戶梧溪論天下塞眉宇軒軒然已而酒酣客散竊見送梅山序於几城乾 開月今我來則格溪物故久矣因泣下。遠起立戶外項之童子挑發進茶梅山東子 未進梅山城然日鄰者遭梧溪於斯土處件風好相與恐其意於山水文章間**凡六** 唐風梅山為之序己乃從常城子聞予入城訪予於學金董子炎故煎茶以奉梅 其為人格溪指而謂曰菩徒之選也明年梧溪死家藏書與所著詩散亡各盡校 梅山光傾十三年以來者送之梧溪之西歸也飲故人於汲翠樓上當是時做雨夜 文展卷一過必中於其短相得益謹甚童子徐引退不知也夜沈沈然益辨難不絕 聯落無趙之聚雷姦電飛收還棄失入郭告廟以示成功軍不飄然偉丈夫哉惜也 梧溪先生既亡之十有二年。梅山魏鳳闕至自龍溝過常城子。該者屢日常城子和 故曰垂非也故曰坚垂皆非也 **文至梅山序。想楼中對語之後不禁失聲哭是後耳目所際多親故傷心之事。往往** 鑑始梅山客堂城子子在洪州及是相見之日浅而梅山則且歸矣嗟夫子其己 念格溪則梅山與偕至柳又恨不見梅山而梅山固不可猝見思之十餘年而 月し重したこと 送魏梅山節龍津亭

盧公韓遼字瑞芝破石坪人南唐尚書傳之裔少貧薄不自俚游寓江截年五十 行者黔滇告謺 逸昭武將軍十七年春狗吉安豬州大破賊秋與廣信賊對擊塵戰凡五畫夜克之 其确十六年總督董公有撫州之戰授明威將軍尋攻江滸山勒朱天錫復銅鼓夢 勒奉新流寇擒之旋從克復上高建昌安義靖安餘干都陽六縣乘勝蹶城於瑞 是奇之於是洪東西州郡多陷巡道李公副将吳公竝才公爭致麾下十五年用 其行也益思格溪云 學該而文茂語直而氣和獨子貧不能主梅山。而梅山亦以故不得留其可惜哉於 君之至此也脱冠見著兜鍪處盡禿然公年已老而精力不赢時時為氣如壯文夫 進取楊一豹搖其巢賊盡江西平公還首下有故旅往來客候公司方賃傭時不 是役也公功為成授千戸長是時洪城良山民達而載者數千人悉倚公為命還 大兵駐省城屬辦軍事有攻明年募造戰船無應者公列較中前身回某能節帥 賃傭糧道姚公墨陸陸無與為名姓康熙十三年叛将楊富餘黨稱白頭兵為亂 旦至此殆天也极山之為人格溪固已序之而格溪之所不得見則益進乎序之云 国南ラ国 虚大夫傳 命總督其往討之機公惟又慷慨騰馬看行矣己未春

披得願與公等甘心此賊一口應曰點遂的土園壁牛頭城峽甚強断木為概死完 懷鼠首仰郡息不得城陷縣官逃賊然公佩割斬而去公本以匹夫雄猛有赔器為 鄉勇倡初負戚旦夕至號於泉旦比覆祖宗三百年社稷國破君崩亡命走此再來 **宽卿民余公紹高樂之於牛頭峽敗死先是英王信城至九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 致仕歸卒年八十一群新建平家山公起行伍老乃得官出入報轉於矢石間裁近 十四百餘人於是破黃茅嶺克靖州復鎮逐衛城驻平越府討馬寶防鴨池河謀渡 雲南五月攻烟溪身先諸將夥斯獲入前親王親勒紫陽河脚連大拋牧出被寇 國朝文匯人卷三九 **战江省自效王乃北施已城黨数十人從問道犯縣聲桓未入南昌而都御史曠昭** 順治元年我師大破李自成於山海關自成東京師西起明年夏餘黨冠南昌之武 十年。諸凡大小關未嘗敗北遠蓋其人豪哉 功二等管湖廣施州營遊擊萬越五年晉階祭禄大夫贈曾祖祖父如公院年七 複報重器仗無其敢尋滅督師上公功最乃班師王成選江西官拜名都督仍帶軍 **起而馬寶部方寇四川公語替帥往值得其虚實乃捲甲而避之拔其營隨各隘** 無舟乃命士卒編竹為後乘風直進城望見膽落不戰走矣追至黔西而遇雲貴 追葬鶯渚阡 1 到北上上市上中

中 聖人出而天下平。山中之民安安而即由由而起木石之與居牛羊麋鹿之與遊無 解在嚴穴當公之際了國家傾覆預蒙四海之大難及 禁點積延頸有院陸梁洛睢以快其觀又應乎郊屋之下於是嚴邑大都當天下之 子乃始制脈兒蒲為鬼為位招魂而葬之醫治城於年五城於壬寅,碎於阡以振厥 不見兵革之惡破敗立至草薙而禽稱之切切然孤兄寡婦之痛福百姓家矣武衛 要害因己焦朽糜爛而無過至於荒谷冷縣學豪傑所不弟民生無外事百年老死 在雄兵貫將蹙方面以制其死命而残敗無主之餘曳戈潰散流亡邊鄙鄉里無賴 嗟乎斯民不幸當大亂之世,父不能保其子,夫不能保其妻,兄不能保其弟,一旦皆 烈張望序其由而支以吊之其文曰 遂遇害是役也死者相枕籍城焚掠聚的村里為城由公而傳四世而鳴珂始為諸 賊 裂髮張奮臂大跳以築仇人之曾而死者何可勝道方具大盗撞唐四出朝廷徵所 周寄必有飢愁冤愤而不克信者於是公之死百三十年為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庚 生閱公捐驅寇虚亡骸無所嚴時寒食曾不得子孫一杯飯灑冢次沓沓縣縣游 為牡門風戒雖啼狗吠之戀蓋已數世而百年子若孫成其麻溪而當日之縣首 不得追首縣城下之既而出不意反攻牛頭峽躍開而入公與泉人殊死戰不免 国皇も水

alfolk illimuse	ar Pilare (1911)	o propinsi k		مضومات	والمالية	nanyini	وعودان		i de propositi	ال ومادار ا	1000
					,		以徵賢烈之不可無機而又嘆詩禮之澤之不可一日不准於天	而死亦以此而晦百餘歲之後也又卒以此發其光而傳夫豈非	嗚呼其他姓名不可致者又不知我十百尊大也公債不顧鬼以	世既遠老成衰謝而不可得及寬縣志而知與公同死事有公之	一
				*			一日不灌於天下也久矣	干	公債不顧鬼以殉一日之愈以此		

鳞清激振蘆浦第的披水沒舟人 日此柯水也維稅登陸攀離門島而上苦碰歧 端 丈六金是高且十倍像教之說本欲使震旦海飛咸生信心而彼徒說說務眩 類古梅作花白照幽谷或作青翠色點級荒寒殊可人意取徑而東嵯峨石佛準諸 初平之羊。心之不起或蹲或低令人防転忘處准养中見覧勝序故此惟苔痕斑 整之奇而造物者之銘冶于翠螺参差秀矗中别置一格青鞋布機經歷徑物滿 竹住嚴實問琅玕峻拢益奇而堅大抵柯山結體峻處骨立雖無珍雅洞壑神剣 洗煮碧雲收天露屋根皆見當有清充可把或霜空晚晴鏤琢冰雲刻糠稜點曦 其實化人無迹初不須此此妙相雖我嵬雲表視南明大佛己緒小須彌矣東嚴石 初射寒靄浮沒公露青嚴冷琴情乎不得如的父熊叟之蕭閒坐以溪山囊枯其勝 故道回展忽松遊設議湖簸林角懸濤怒捲似有留客意下上嵌墨思凍雨飛灑 北級法哨異披麻劈充層量軒點恨不得米襄陽滴蟾蜍水磨隃糜一斗潑寫之 **汎舟鑑湖之曲弭棹容與迄邁西南行青獻碧波自相映發漫流洄復環山淪涶** 國朝文進一卷二九 遊柯山記 古山 ii.

定親疏胥於譜是賴宗譜水所應而支譜其次流也絕氏為新安望族其宗諸修 禁則弊疏不沒不疏則又病乎魔雜而無紀近代以來藉以真世繁序昭穆別嫌疑 孝節康之事而其子若孫亦能奉先人之彝訓而聰聽之而恪守之兢兢馬思有以 見明之 生一人 ちこれ 見前以此顯後以此承家聲罔墜豈顧問哉又考蒙樾為慈孝里蓋其先有父子遇 馬致仕獨額私第曰宣忠雖採制結語其所以敬子孫者甚篇今支播即以命名可 迪前光而型後嗣鳴晓指斯道也雖百世不敢可也有明中葉鮑思庵先生官少司 不在家之肥實而根其数之後深於是垂世作則。示之以仁義中正之途觀之以忠 與抑其根本之謀之未盡善數君子知小世之遠不在勢之荣落而係乎捷之大小 偷揚之不能以己而竊於鮑氏更有遐契也悉觀古昔卿大先慮無不冀于孫計 於是別立一帙邁舊譜例以肇基宗越者為始祖而就具本支乃條分而樓析馬支 閱有年矣今常極官國學堅兩君謂通者之未有紀也支譜不立將訂宗諸曷據两 譜牒之義尚矣先王大宗小宗之制至秦有天下而凌奔不講由是世遠則與流武 **忽以庶幾乎勿替也然或一傳而其澤斬矣或數傳而其族微矣豈氣數之有威衰** 各一語則萬人猶一身也子孫繩繩猶例以續則百代如一世也其良法美意吾 棠樾鮑氏宣忠堂支譜序 囡

五十三前之夢境也余為童子時夢遊於此山山有園額日非園當是時山祇一部 愈 亲面败池不必漫行,澹海爾。臺樹不必那點亭亭面有花則時之時有就則種之 盈處消息之絕而事勢之無常固如是哉夫昔非園而今為園則曷為仍以非名之 妻耳,而今乃有树有石有陂池有蜜椒雖不足以窮勝處而與前則大異矣天地間 成功凌易妖老馬已矣故賴曰非園既乃仰而登俯而眺風景依然若有所觸則余 圃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以是為非園也固宜然余即不若是而相必古石必由 城南書院捐巨貨為膏火其待疏逃者如此其為宗盟可知也以吾所交者如此其 冠相争以死而卒相全者其務德殆家法使然與今梓是諸者為吾友肯國首國於 相然俄而覺逸逸然不知周之夢為蝶魁柳蝶之要為周魁而公執蝶日蝶執 余謂昔日之非人所知也今日之非人所未必知也而不聞之先莊周麥為蝴蝶相 屏余室沿山也日茅、一原寅春余楠小国於此高高下下。因山勢而為之架木無多 族之恐厥德者諒亦猶是也是即其族寒微吾且上其沒昌沒城而况子姓极行籍 周不可謂達也余之践斯夢而名之此物此志也是故樹不公古慈慈爾石不公命 應於英子哉雖立語也而他族之宗譜不是過矣嗚恥既之與常有义先 **非國自記** 周

請養歸里程之後村知余有夙願且途所已經願為先漢定約於戊申七月偕往 黄山距余家百三十里而近乾隆丁西秋遊具已備而塵事斜然一羈十載丁未春。 之端不必後村而主誼每衛坚持不可遂止宿馬階下有木連一棒徑尺許僧岸 遊意次日雨忍大流半月間得甘澍者數四蘇枯振稿猶獲過半。炎熇之氣亦頓 ·哈天下之一時稱威而運徙不常者豈少哉夫園其小鳥者也余因以自鑒而並詔 後村病先是恐余知而中止故韓言之余乃力勘回專且伯厚亦曾遊黃山者先路 澄點清風徐來行四十里至佛子積僧舍後村已攜具族姪孫伯厚先至暗時始 及期而後村病不果在復訂於今年七月而早煤珠甚稻幾弗登隨作毀約詩致 我後人為是為記 夢也而亦知有覺而夢者先匪昔之幻而今之真慎母泥昔之非而今之是也夫鳴 似山靈尚非我柜者復以詩理前約遂於七月二十四日戊申随伯兄發里門天 無有也往年皆四月生花而樹杪忽放 云此自黄山慈光寺移來者其歲月已不可計黄山中今僅慈光一株此其二馬 池必漫行臺楊公現縣窮耳目之勝舜土木之功又可執以為園光夫昔之夢誠 **城黃山記 栈得未曾有花分九瓣與关葉相似** 而較

拭身盤磷既久汗幾如雨浴已覺暖氣沁毛骨遍數刻弗散嗅雙掌則做香透鼻碗 六日庚戌早起天微作陰飯罷下石磴浴於湯泉泉脈自沙中出泛而上若徑寸之 珠繁聚不絕解衣浴之見水面氣蒸蒸旅始微温少項則漸熱沙之質細而臟可以 也奇額曰紫雲庵其前松竹夾磴道蒼翠蔽見隔溪即雲門左支之山勢順峻水簾 於今之我嚴皆能持戒律者昔僅草屋半間今已崇閱其發莊嚴其佛居然稱名剖 泛溢。寺屢遭其厄僅存数椽司湯池者則茅篷之僧矣時夕陽已在林桃同人急渡 里託至祥符寺。寺隔溪即陽池舊名湯院為黄山中精藍之最古者溪流湍歐易於 洞桃花源青蓮完諸勝在馬晚與戒羅聽溪聲談遊政娓娓不倦夜分乃就寢二十 板橋北視湯泉泉之上為紫石峯。峯之右為茅遜茅選創始於僧悟千。三傳而付針 之榮确亦倍於前下有溪配石縱橫激流噴雪中一泓溶溶泛碧為百丈潭過此約 孫,遊黃山者不啻以其人為與為松乃招之而行不数轉問湧地巑城喜且兼愕,路 村雲門之西巍然插霄漢者天都等也又十餘里抵湯马其居民善登院題捷如猿 而行監與中略見等嚴盈耳皆為為養遇容漢始放晓不及訪客成臺十餘里瑜 小色白如玉清香聚人不知慈光一株亦能若是破格生花否那次日己酉月雨上 國蘇文題 卷天 口鏡鏡之北見雲門一峯若天開阅阅然再行過石堪鏡黄土蘋又二十里許至芳 オナ 國學大輪社印

諸氣環繞如屏障中間廣陽數十畝仰羅筝秀俯蹴雲光福地天成甲於吾郡情 危磁入業本中線陰沈沈肌骨皆含三里許過得心亭。即怒光寺。昨所望紫雲庵 彿間青蓮完則已莫得其處水簾洞在上方兩峯之如荆秋填塞無徑可援快 望朱砂菜猪在天 辛亥勘之先歸。至再至三乃以主誼屬伯厚始別去辰刻招成嚴弟子深雲偕行 釋然回視紫雲庵後諸等天都居其中稍下為老人等未砂等左則青鶯鉢五紫 二年之間鳥道一痕碟可處削行數里過飛來洞又過觀音嚴僕夫無不作吳牛喘 猫 劫烦仍殿守皆非舊觀明神宗所錫金佛藏經亦歸灰爐今所存者惟毘廬熇金碧 如羽孫雖尚未窺閫奧而已相與鼓掌咋舌說為奇觀矣是夜後村病甚二十七 如顧花將 之難至危且苦而左右等色石之白者如胧碧者如乎復間以屈曲之松蒙茸之 則運然桃花美蓉拔地倚天層青疊翠英英白雲猶後紫綠變滅於其間如確 續之雲目不暇接故苦而此危而安也老人等者其上有石如老人路跼狀坐其 粮且此外僅普門像一軸金編袈裟一領而己問木遵花已枯其光雖較雲嶺者 一風而 放時真丹砂靈氣所氣重而出也午後復度板橋尋桃花源故处懂在 色澤弗及花時亦不繁地之威裏此其徵也由寺右行取徑在天都朱 外再上過龍翻石。延緣至老人峯側則朱砂峯始在芒展下攀騎 快 日

國朝文歷 卷云七

是時無雲以作之海也再上為文殊洞洞腹如抗中直巨石不得上山僧作木梯 **託倚石側人轉身緣梯從石罅出其上為小清凉遇小清凉則之殊院矣院倚玉屏** die 安心偈頗堪憩倦足茶罷策杖而登為臥龍澗見臥龍松橫臥石壁約三丈乾壁 之勢亦凌太虚而終避天都數仍又上為蒲團石平廣容八九人汲泉煮茗環坐說 而覆其石之頂亦奇觀也折而左為小心塊復折而右為断凡橋度橋而上兩石 盡松之首欲昂然枝重則恐下垂。一石自絕壑突起而支之松乃得盤青挽翠結 延客入一讓客出似為遊人作東道主而迎者葉就黃落雲液露點尚望其潤而 洞高二之深幾倍之若紋斑駁傳色如編洞之北磴道右折復轉而左見迎送松 天都則前及其半也過此石益奇松益古雲巢洞之南有一字松豈伏羲畫卦所 易得而見之再上為天門北乃陡壁南 如斧削仰望天光如窥窗除為一线天出壁得稍平處坐而回望則壁崩 下望天都仍在天外陡壁之光有洞日白猿洞云有白猿居其中莫知歲月人亦 僵而立松蜡其発解結其青陸雜奪民問名曰蓬萊島想三壺之秀不過如斯惜 符各銳其頂或如劍之衛引或如收之刺无或如怪雲之米墜而凝或如老樹 山靈庶幾呵護光再上為別有无始得耕雲第自下望之與天都合故不見突 一巨石横立如戸限超絕萬年之表而以 國學扶輪 える各不 社印 视 榎

· 尊碧字瑩澈泉星皆下垂北非疑去顏頂尺咫其光可鑑忧您置身天上而罡風趣 峯左右雨石、俗以左為鄉右為象然殊不相似左石之外,天都卓爾右石之外·**連華** 著一筆。余向伯厚曰人生但得此一壁。坐队其下可以終老也二十九日奏五由文 幾若一蹴可登者不將起天際真人之想乎及千事乃散由院之右登立雪臺觀後 起於雲門朱砂老人諸華之鄰又起於天都遵華之鄰及文殊臺之前後左右矣轉 至衣重表猶有寒色凡骨支離能無地那二十八日去子仍止文殊院不欲拾去朝 之南為文殊臺立臺上俯觀則山山低伐如几案如兒孫真上界清虚之府也天死 媽然其附於兩拳之外者各層遇而下如玉階十官翼翼然就班拱待無少素者院 海諸第選異爭竟又生幻相坐良久仍至文殊臺視立雪臺南面等石高高下下如 瞬間萬山齊隱惟最高之峯。四五浮霧上俄而此露其顶被及其腰俄而被暴以終 殊院右循磴下。至轉身嚴境益險。倡不容局及不容起爰乘鼓與過大力者負以行 盼如顧其間古松橫生側出如經營位置各得其宜天然入畫之处恐荆關亦無能 旭已上十餘文霧忽作此由遠山之如蓮達然起繼則近山之如亦復如是少項則 二里許值問王壁壁寬幾及二大影亨具腹兩旁皆無所倚下視則冥冥然莫測其 此施以障僧深雪云當可得雲海觀乃風作霧騰不能成海然溶溶淡漾與臺址子 

崩中有石如運的四面各簇石片如蓮辮余生的之上平揖天都近挹蓮蕊環視 猶不甚個然一轉而下臨無地寬不盈尽沙雜於石復滑甚令人監毛懸幸文許旋 **遂二拳之間高三里陡絕難緣倍於慈光之職天門負者五熱乃上復數折伯厚指** ·韦·古松數株夾梯立身可倚手可攀梯既盡離徑一曲,即可通人以為不寒而慄者 實鶴二石下百步雲梯自梯上窺之似磁盡路斷無措足地而梯之寬近三尺深且 各說未豐腹其實或大或小人似由竊節中行緣本入鄉何造物者之狡獪也登其 入洞中洞盡而險如前又入一洞如是者經四險歷四洞而已及峯十分之九矣洞 路可攀故不作登陟想兹得路而弗登是虚擲此遊也仍犯險令員而行初覺陡 科發謂余曰由此可登蓮華案特險絕耳余曰黃山之案惟蓮華與天都並天都無 深壁上整確為三抗僕能置趾的一失足朝墜無底之壑乃負者視若平地超距 余過之灑如也自此復循蓮華等西麓壁摩於局石觸於脛作蟻附行送逸至釐魚 後海諸等。皆出其下。是時日正午。天風不作岫雲盡收僧源雪指西面天盡處謂余 下技獨絕也由壁往西北行循道華峯之態為運華海清盡即運華發弱介道華道 國南文图 卷云 日若為匡魔若為九子,其白若一終繁繞而下 超者則長江也坐移時始下過神題 洞洞口古柏 林乃千餘年物摩挲久之始入拾三十餘級而出其上為益魚卷地 國學扶輸社印 ďο

漸不可以昇與出轉身嚴至此路極險余無濟勝見賴負者濟以所窮其人日程冬 生。父名社子。昔北平朱竹君前輩來遊時社子負之呼之曰海馬官是遊人入山無 不招海馬者今社子已張而冬生克紹其能余遂呼之為海馬勒云由鳌魚養行不 光明頂側出之山其山獨化石為土。杉陰蔚愈草葉丹黃聲拳之峰以敬堂皆隱而 職玲被疫如盆盘中物五里許至師子林寺倚師子拳龍左為清凉量門所對者 為也下光明項緣山腰側行其下為光明藏雲際雲外清潭邊峰諸奉各數百包而 壁萬夷自東而西寬及數里俯視之怪石林立嚴堅此不可以數就深雪司此散花 頂頂居黄山中央高稍避於天都道藥而勢若鼎起医廬九子亦依稀可辨其左陡 西則單做丹霞上見軒轅練丹諸客橫劍削主森列獻秀。復二里攀葛接騰上光明 不見處職乃與處高似卑亦別創一格也日已西復往西海門觀落照過飛來業 莫計尋之壁之米萬石雄壁而立圓而蓋者方而関者曲而防者直而挺者或上賣 石横伏於下。一石高十丈厚約十之三。立於横石上不相連附其西橫虚出橫石 丹霞上昇翠微数拳在其右對峙巉峭若門熱坐門側見右数拳之龍陡壁從地 尺。似狂越一撲即可墜者鬼斧神工恐亦束手矣西海門者飛龍引鹹數奉居其 里即天海平廣足容萬人舊有天海處遺址已失西望練丹臺穹薩特起臺之

一萬者如覆雪圓如鏡者為湖長如帶者為江其日色所照作金色而若濤若滿者如 意似憐遊者過級薄午霧忽散俾登清凉臺略窥石箭在諸騰雖不遍時滿濛復合 九上通以危橋橋之西有松殿立東伸一枝若將引人臂而度者即接引松也伯兄 積戊寅已遭雷火初未開有此株而山靈著意補之為名敬生**迎安知擾龍滿園棋** 筝叢立程冬生擇其形似者一一為余指名益態極奶神說意話舌擒幾不能下復 旋宿於師子林甫一更而星斗忽沈充满淅淅作雨繁竟夜未止始知山高易雲雲 松之碧草之緣映以返照之色翠且兼紫目見神眩惟令人狂叫數絕而已及萬始 停與蘋頭急招余日速來至則遠近諸華出沒於白雲離即之中。在均者如堆都在 尺託其枝已盤旋盈石頂不知石坚於松抑松稅於石也志載破石松在一後天崇 臨之勝索然然寺前品字松連理松慈衛衛風左旋右紀俯仰其間盤桓己足乃天 生易雨視塵界陰睛迎異也八月初一日甲寅天晚雨止而霧氣滴溪一拳不見登 杆数松昔有而今無者不且復生光下師子峯復上黃花嶺嶺半見始信奉中裂子 過師子拳右觀破石松松踞拳頂館石腹中出徑盈尽縣右生而枝左向縣高僅二 而已屬意外之得矣初二日乙班晨與天有故審意飯罷登清凉臺下視石筍孤萬 下削或左凸右凹。故乃升之側端為笏之擔干狀萬態丹青不能暴猿獲不能防而 國朝文歷人卷二式 國學扶輪社印

第.為故遊一恨萬遇始信第為平天 在在之獲則步步下行右即散花塢之北面。 拳横数石一石横数松無凡比亦無合相左則石門等。石柱奏魏我卓傑端立不奉 黃河雖未能作海觀然具體而做已足情我風顧久之雲忽北似將雨不及登始信 茅近散花鳩可皮選一時名賢高士樂從之遊今皮運荒地遊人不復遇問非有心 此宋廣平所以有梅花賦也行数里道旁有雪莊悟和尚墙雪莊通禪悟精詩畫結 衣博帶面向入山磴道作以手代語狀余謂伯辱曰天下惟藏石心賜者始能多情 停與聽之如鉤天廣樂附所未聞再下則經石人指路第二不甚高其上有石人寬 其時雲氣忽濃怒淡乍合乍分音樂鳥遊調喉場舌於迷雖縹緲間為笙養為輸管 瀑布壁分四層瀑亦四折層各有潭潭各有多寧合而計之則九潭馬瀑之色白潭 榜再里誅經開門石又二里許則九龍筝在隔溪上溪繞等委折而下。值陡壁即成 者安知此境生滅何常於斯可悟焓之右為白沙石。在盡為白沙嶺自師子林至此 路之險死亦同前海而行者不病以猶得一面依山耳鏡之態緣溪取视衛覺平行 之色碧錯出浮光溢溢照巖谷監與由隔山行注視傾聽頗盡其妙夫黄山之勝無 行五里至雲谷寺環寺之山不復有石九龍拳時其前尤娟秀可把松竹森森湖流 到別之涯! を子九 統滿亦選佛勝場寺之宏敞次怒光而整肅過之由寺而南週步雲亭里許經仙 

者若大士若達原若可羅漢若老子。若飛仙若神女若軍官若武士若境若憶若能 黄山以雲以松以石勝人盡得而知之一片之雲有異勢一尺之松無凡枝人亦得 奇不備惟水之勢機不可無此緣以補其缺也過潭五里至覺庵乃雲谷下院秋割 若核氧·若棒燭若師若顧若職若狼若松鼠若蟾蜍。一一指而言之神似矣然易 方與強地新級不可以是仍由湯口歸紫雲處戒公迎余日黃山在公囊中光余日 不必确以生松以茁萬草以花松以氣使奉若繪若編非奇中之奇者先石之肖形 之等。以億萬之石橫樓竪橋隨其大小任其歌爲層累而成參錯而合好不妨漏緩 而言之至於石之何以勝人尚未得而發言之也萬仞之拳不若寸屬奇矣而萬仞 長鮮戒公深雪出山迁道行七十里宿若鎮僧食初四日丁已復行七十里遇西五 以盡一石且雲之根以石石幻而雲亦幻松之骨以石石勁而松亦勁黃山中凡雲 沛然雨非後村之諱言病又幾裹足不前余感玉成者天沒引者後村也初三日丙 而余積願於十三年之前始無後村約既不果繼得後村約復不果此遊也非天之 得知己矣是夕間後村病漸處喜甚然後村若非曾遊黃山者自崖而远必以為恨 與松之意皆石之竟有以胚胎之鼓動之也難名也成公撫掌目聆公言可為石慶 即易一形参一等又現一相其林林慶出有一石皆可以名一物而執一物不足

	1	Addison				o de la companya de l							1
												厚	回
B			•						,			列	3
<b>1</b>										:		厚別乃裡歸	太
			,						}	i		紹	·美
E	:									 		6ا''	棄
													套
り月し金しんだいし	ı												P
<u>.</u>				,	•						ļ ,		发
-													依
ل												•	依
													- <del>40</del>
													双
													ス
				,									敢
	·												
								i					回望天都道華雲門數義依依如故人然不敢久視恐山靈笑余了
		,											1
													盘
=													美
"(F)		!											多
			:		*								粂
7								,					虚
													料
			*			. '				j			人落慶界也與:
*				,									<b>严</b>
Stage Stage		ADVIDO NO	Valvisila a				A CONTRACTOR						그님

.